

洪深戲曲集

洪深 著



一九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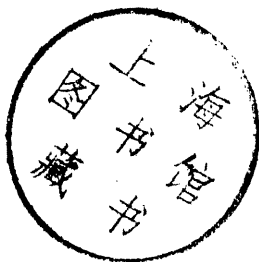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4828B

洪深戲曲集

洪深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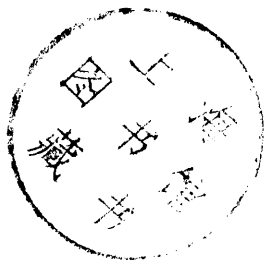


1937

009213

目錄

歐尼爾與洪深(代序).....	II-XVI ^r
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	I-XII
貧民慘劇.....	1-90
趙閻王.....	91-168



洪深戲曲集

歐尼爾與洪深(代序)

——一度想象的對話——

時間 一九三三年一月

地點 太平洋的兩岸

歐尼爾 我和你相隔二年。

洪 深 是的，你在一九一七年離開哈佛，我在一九一九年纔進哈佛；我和你是相隔二年的先後同學，都是培克教授的弟子。

歐尼爾 和你同班有一位青年叫做 Phillip Barry 的，你還記得麼？他現在是很成功了。在最近的幾年中，他寫了不少的有價值的戲劇；至少有六次，他的作品被選在“每年美國最佳的

十部戲劇”中。

洪 深 (歎了口氣)幾個老同學都很能努力，都有很好的成績的。獨有我祇是這樣老大無成，真是慚愧極了。

歐尼爾 他去年寫了一齣“畜生國” The Animal Kingdom, 又被選入一九三二年的最佳的十部戲劇的集子裏。

洪 深 是的。但是他那裏能及得上你。你去年寫成的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不但被選入那部集子裏，並且，並且——

歐尼爾 (欣然，這也是文人所不能免的得意) 並且怎麼樣！

洪 深 並且爲一般觀衆和文藝批評者交口稱譽；說你的戲是美國自有創作的戲劇以來最誠懇最動人最有力量的一部。

歐尼爾 這個描寫家庭骨肉間復仇殘殺的悲劇，我費了三年心血纔寫成的；我爲了思慮這齣



戲，特地避開美國煩擾的環境，隻身旅行到中國到歐洲——你遠隔重洋，居然也看過這齣戲麼？

洪 深 你寫的戲我當然是要拜讀的，你用最新的科學知識，來解釋最老的人事糾紛，實在恰當極了，令我十分欽佩。

歐尼爾 算不得什麼！你當然曉得，我這個三部曲，是依照了希臘悲劇的格式寫的。

洪 深 （點頭，有用意地）我已經比較對照過。

歐尼爾 戲很長，全部上演至少須用六個小時；記得在紐約公演的時候，下午五點半鐘開幕，到八點左右，演完第一部曲，放觀眾出去吃晚飯；吃過晚飯再回戲院來，看後面的兩部曲。這個，比起你們中國廣州的“演通宵”如何！再比起日本人看戲帶了膳具在戲院裏做飯吃又如何！哈哈！

洪 深 哈哈！

歐尼爾 這一點我是摹仿東方的。

洪 深 (聽他說起“摹仿”兩字，觸動了心事) 歐尼爾先生，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請教一下。

歐尼爾 什麼事？

洪 深 就是所謂摹仿這件事！像你的這個三部曲可以算得是創作麼？

歐尼爾 你爲什麼懷疑我的戲不是創作！

洪 深 因爲你的戲和古代希臘人的戲，太相像了；不僅是故事的大體結構，處處相同，就是情節的細端節目，也無不相同。例如希臘悲劇裏，說一位將軍遠征，他的妻子在家，與人發生了奸情；你的三部曲裏，也說一位將軍遠征，他的妻子在家，與人發生了奸情。希臘的悲劇裏，說那將軍戰罷歸來，他的妻子和那奸夫同謀，設法把將軍害死。你的三部曲裏，也說那將軍戰罷歸來，他的妻子和那奸夫同謀，設法把將軍害死。希臘的悲劇裏，說將軍的妻

子，有親生的一子一女都已長大成人，女兒侍母在家，兒子出門在外；你的三部曲裏，也說將軍的妻子，有親生的一子一女都已長大成人，女兒侍母在家，兒子出門在外。希臘的悲劇裏，說女兒堅決地要代父親復仇，十分怨恨她自己嫡親的母親；你的三部曲裏，也說女兒堅決地要代父親復仇，十分怨恨她自己嫡親的母親。希臘的悲劇裏，說等到那兒子回來，完全是那女兒計劃著，主持著，指揮著他把奸夫殺害；你的三部曲裏，也說等到那兒子回來，完全是那女兒計劃著，主持著，指揮著他把奸夫殺害。希臘的悲劇裏說母親被逼自盡而死，你的三部曲裏，也說母親被逼自盡而死。雖然希臘的悲劇作者所寫的是古代 Achaian 英雄，而你所寫的祇是現代美國 New England 的一個家庭，而情節相同到如此！Aeschylus 等和 O'Neill，未免太以一版一色了罷！

歐尼爾 哼！

洪 深 你至少可以在節目上面，改動一下：譬如說，丈夫何妨不是一個將軍，所生何妨不止是一子一女，堅決主張復仇的何妨不是女兒而是兒子呢。

歐尼爾 你何必這樣大驚小怪。我故意利用人家的情節，一個故事的現成形式，來成就我自己底創作的。

洪 深 這話是什麼意義呢？

歐尼爾 一齣戲最主要的，是中心思想；就是那作者閱歷了人生，受了人事的刺激，所發生的對於社會的一個主張一個見解一個哲學；簡單的講就是他對於大眾要說的一句話。

洪 深 這個，我們在哈佛的課堂裏，早已聽見教授們講過的。

歐尼爾 他所說的這句話，必須是正確的，是能改進社會的，這戲纔算有價值。

洪 深 是的，這樣纔算盡了 Directive Literature 的能事。

歐尼爾 這句話，或許是他第一個人說，這是他的創作。

洪 深 （點頭）

歐尼爾 或者這句話已經有一個別人說過，但是作者在此刻，確是誠懇的，他的情緒思想確是由於親歷而體會出來的，確非投機取巧趨時髦而人云亦云的，那怕這句話已經有人說過多少遍，但在他仍要算是創作的。

洪 深 這是單就主張見解哲學而論。

歐尼爾 這個最爲重要；有了這個，當然還得用戲劇的方法，把這個表達出來。這就不能不利用一節人生中成爲片段的事實；那簡單地說明“關係與因果”的我們喚做“故事”，那詳細地說明“過程與轉合”的我們喚做“情節”。故事與情節，我們或者從人生中整個地搬取過來

(但是有這樣可能的時候比較少)；或者將若干件毫無關連的人事集湊而成(這樣工作的方式比較困難)；或者將前人已經記錄下來有首尾有層次的人事糾紛，如前人所著的歷史傳記小說戲曲等，借來使用，(這樣創作的最多最普通)；祇要他能將他自己要說的話，用戲劇的方法表達清楚，利用別人的現成故事情節，一個創作的戲劇作者向來是有這個權利的。

洪 深 唔。(還有點將信將疑)

歐尼爾 你不見麼！王爾德寫“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不啻是改譯了法國的一齣 Well Made Play。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中冒簽支票被惡人索詐的情節，是從當時在歐洲非常流行的鬧劇中採取來的。法國大喜劇家莫梨哀所著的“慳吝人”差不多完全脫胎於拉丁悲劇“一罐金” Aulularia。至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幾乎

沒有一齣不是利用別人的故事情節，例如“哈孟雷特”是從一五七一年印行的法文Histoires Tragiques裏摘來的；“羅米歐與卓麗愛德”，原是意大利流行的故事，於一五六二年爲 Arthur Brooke 譯成英詩而由莎氏採用的；“威尼斯商人”中的三個盒子，是從Gesta Romanorum 裏取來，而放債的猶太人，一磅肉的條件，女律師等，全從一個意大利的故事Il Peccone 和一齣英國舊戲 The Jew 裏，搬過來的。“暴風雨”的情節，是從西班牙 Antonio de Esplava 所著的 Winter Nights 裏抄來的。事實太多，我一時也未便盡舉了。

洪 深 是的，這些事實都是不錯的。

歐尼爾 甚而至於你所說我摹仿的幾個希臘悲劇作者，他們劇中的情節，何嘗不是從希臘史詩以及民間傳說中搬取過來的麼！可是從來沒有人指摘他們說不是創作的。

洪 深 (點頭同意)

歐尼爾 人事的糾紛雖多，有戲劇意味的卻是有限。歌德不是說過麼！“Gozzi 說世界上祇有三十六個戲劇的情節；Schiller 不相信，自己刻苦去翻尋，結果他所尋得的，比 Gozzi 所尋得的還要少。”

洪 深 三十六個戲劇的情節！

歐尼爾 一齣戲必有一個主要的情節，其餘在前段的預備，在後段的收束，又有若干附帶的情事，但不論如何煩複，總是從這三十六個中取用的。(隨手拿起一本小冊子)我恰巧有一本 Georges Polti 所著的“三十六個劇情”在手邊。我再念一遍給你聽，恢復一下你的記憶，好不好？

洪 深 好的。

歐尼爾 爲了說話的便利，我把原來的次序更改了：

- 一 求告。
- 二 罪惡的報復(所謂有罪必懲)。
- 三 被追捕。
- 四 反抗或革命。
- 五 大膽勇敢的企圖。
- 六 謎(能解謎者獲賞)。
- 七 偶一疏忽而得大禍(一失足成千古恨)。
- 八 同類相殘。
- 九 朋友骨肉間的競爭。
- 十 不平等的鬭爭(譬如一富一貧)。
- 十一 戀愛的阻礙。
- 十二 戀愛了一個敵人。
- 十三 野心。
- 十四 與命運或神奮鬭。
- 十五 一個人被錯認(把張三當做李四)。
- 十六 在殘酷或不幸的扼持之中(祇見得受者可憐而已)。

- 十七 救助他人。
- 十八 骨肉間無情的報復。
- 十九 貪求。
- 二十 瘋狂。
- 廿一 誤殺骨肉。
- 廿二 爲了主義而犧牲自己。
- 廿三 爲了親人或朋友而犧牲自己。
- 廿四 發現一個親愛人底恥辱或不名譽之事。
- 廿五 爲了不可遏止的慾念而犧牲一切。
- 廿六 冤屈。
- 廿七 悔恨前非。
- 廿八 必須犧牲所親愛的人。
- 廿九 誘惑或拐騙。
- 三十 災難(水旱兵火等)。
- 卅一 骨肉重逢。
- 卅二 親愛人的死亡。

卅三 淫(夫或妻之不貞)。

卅四 因姦殺人。

卅五 戀愛的罪惡。

卅六 非故意的戀愛的罪惡。

這個三十六種劇情，作者無論如何想要創造故事，始終逃不出這個範圍的；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在現代已經不適用了。所以劇本的情節，免不了是陳陳相因的。

洪 深 誠然，故事的格局是沒有法子新的。

歐尼爾 人生無時無刻不在改變演化之中。改得最少最慢的是人類的生理構造。改得最顯著的是社會的組織與制度。人能愛，能恨，能怒，能懼，能貪，能妒；這個是不變的。但因社會環境的改變，愛什麼，恨什麼，怒什麼，懼什麼，貪什麼，妒什麼，這個卻在時時改變的。新環境磨練出新個性，培養出新人格。如果一個作者是誠懇的要對大眾說一句話，他的劇本裏，故

事情節儘管舊，人物與社會背景一定是新的；這就是他的創作了。

洪 深 我現在完全同意你的主張了。

歐尼爾 我最近寫的這齣戲，是根據弗洛伊特的學說，說明一個人在性生活方面極容易形成變態，而因為性變態的原故，往往可以使得至親骨肉互相水火。母與女同愛一個男子，母成功了，女當然是恨母；母一定是厭惡自己的丈夫，而女一定是愛護她的父親；母想佔有她自己的兒子，女便在母與子之間，挑撥離間，也要佔有，甚而至於“慾”她自己的同胞兄弟（這是前面所說的第卅五種情節）。這個母與女的衝突，是一貫而有連繫性的。

洪 深 你這個見解很新鮮。

歐尼爾 古人處在大自然威脅之下，許多事不能了解，所以迷信神權與命運。希臘的悲劇大都利用前面所說第十四種劇情：人們無論如何

努力，決不能抵敵那已定的命運，縱然人們這樣不斷地不甘休地努力也見得是悲壯雄偉。但在我，解釋做“一切都由於社會環境”，環境當然包括人和人的已往的歷史的關係，以及一個人的生理狀態在內。而社會的環境，不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改造的麼？我雖然用了別人的現成情節，我卻說了我所要說的話了。

洪 深 唯一—唯。（他不再開口了，但是暗自尋思著，創作與非創作，實在是極小的一部分問題，最重要的，還是一齣戲的社會效果。食與色，本來是人生的兩件大事；是生理所需要，一個人不能不去滿足牠的。爲了爭食而互相殘殺，古往今來的作者，能正確地徹底地有力地描寫的，已經是很少很少。至於爲了爭色而互相殘殺，劇本雖多，但不是歪曲，便是淺薄，能如歐尼爾這樣深刻，已經是十分難得的了。不過，爭食爭色，是兩件獨立的事麼！爭色，能

不爲爭食所影響麼！歐尼爾的社會環境，何以祇包括生理而竟完全忘記生產了呢！這個，將來還要找一個機會談談的。）

廿二，一，廿二。

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

一

戲劇所搬演的，都是人事，戲劇的取材，就是人生。同別的藝術（如圖畫音樂）相比較，戲劇更是明顯地充分地描寫人生的藝術了。但是人生是流動的，進步的，變遷的，而不是固定的，刻板的，萬古不移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與狀態，有特殊的思想人事與背景，所以除非作者偷懶，不會親自去閱歷人生，觀察人生，了解人生，直接的記錄人生；而祇是人云亦云，抄襲了，偷取了，摹仿了別

人的作品；僅僅寫出有技術而無意義的戲劇而外：凡一切有價值的戲劇，都是富於時代性的。換言之，戲劇必是一個時代的結晶，為一個時代的情形環境所造成，是專對了這個時代而說話，也就是這個時代隱隱的一個小影。戲劇不能沒有時代性，因為人生先是不能不分時代的。

二

有時戲劇所搬演的，並非作者時代的人生，而為已往的時代，或者未來的時代的人生。寫這類歷史劇或幻想劇，當然不能不求劇中所引用的習慣，風俗，行動，語調，思想，情感等等，與假定時代中所曉得所承認的情形相符合。當然不能不注意劇中時代的空氣，與刻畫劇中時代的背景。但是那作者所處時代的精神，仍然會不知不覺而很有力量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我們生在一個時代，不能不受那時代一切事物的刺激，不能不為那時代生活狀態所拘束，不能不被那時代的道德標準人生

哲學所支配。我們人格本就是時代所造成，時代的影響，是非常偉大的。而且藝術不同科學，藝術都是主觀的發揮，藝術表現作者的人格。那時代精神，既然影響了作者的人格，必然也是影響他的作品的。所以戲劇题目的性質，劇中人事的時代，雖然能給予戲劇一種特殊的空氣，而決不減少了劇本所包含（作者所處的）時代的精神。（如果作者生在二十世紀，而執意要做十八世紀的人，他的作品便充滿了十八世紀的精神。）最現成的例，有蕭伯訥所著歷史劇“聖約翰”（Saint Joan）。牠所搬演的，是十五世紀法國一個農女，改易男裝，領了法國的軍隊，反抗英人，後來戰敗受擒，被目爲人妖而焚死的一段故事。雖然歷史的事實，未曾改動；中古時代的空氣，亦無錯誤，而劇本的態度見解，斷斷不是二十世紀歐洲大戰以前的人所能有。“聖約翰”雖是描寫十五世紀的歷史劇，但並不屬於約翰貞德的時代，而明顯是屬於蕭伯訥時代的戲劇了。

三

在那一個時代，一定有那一類作品，這是無可避免的。希臘伊士奇與索福克等悲劇，十之九言神怪，在現今科學昌明的時代，豈不使讀的人嘴都笑歪了麼！但是希臘的宗教，本是崇拜天地間一切自然的現象，偉大的能力的。（他們有日月風雨戰獵之神）又因他們的迷信，並不是無意識的求福，愚昧的恐怖，而實有十分景仰英雄的觀念。他們的神道並不是醜惡可駭，而是和善的，偉大的，尊嚴的。所以在希臘的悲劇裏，神道都喜歡管人世的閑事。加入人生，共同活動。那人生有神道的加入，就有一種人類幾乎不能抵抗的勢力。而人類偏要進取，偏要反抗，偏要與預定的命運奮鬥，結果愈是失敗，愈見得人類的偉大。這就是古時希臘的時代，造成希臘的悲劇了。易卜生爲什麼不寫希臘式的悲劇呢？爲什麼他的戲劇題目，是社會內容的黑暗，惡性遺傳的慘酷，家庭內的不諒解，人類所受

虛偽，自私，固執成見的痛苦？爲什麼他極端主張個人主義？爲什麼他的作品裏，充滿了革命的精神，而同時又有無限深沈的悲哀？這是因爲易卜生生於一千八百二十八年，親自看見法國的大革命；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世界人類對於自由平等的奮爭。他深切的覺得挪威的社會，太小氣了，太虛偽偏窄迂闊無勇了。他很不滿意於他的祖國；（有許多理由，尤其是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丹德之戰，挪威諉避義務，不肯出兵援助丹麥。）從三十六歲以後，漂流在外的時候居多。（意大利德意志，隨處住五六年，而不久居。）他的大部分社會劇，是在外國寫成的。這可見易卜生的時代，造成易卜生的劇了。總而言之，處了伊士奇，索福克的時代，不能不言神怪；處了易卜生的時代，不會不寫社會問題；可憐伊士奇索福克易卜生都是爲時代所驅使罷了。但是他們卻無須乎覺得抱歉和慚愧的。

四

戲劇的過時：就是說讀者時代的人生，與作者時代的人生，不復是一樣。從前對於一個時代的說話，現在已經不適用了。這完全是從觀眾方面立論，於戲劇原來的用意價值，是沒有關係的。作品有沒有價值，先須問作品能不能表現作者時代的精神。如果是作者所處時代人生的一種記錄觀察解釋，必定對於這個時代有過相當的貢獻用途利益的。就是後來時代的讀者，也可以從作品裏，明瞭了作者的時代，而增加了人生的閱歷與智慧了。凡是一個時代的戲劇，而不妨移到別個時代去的，無非是遠離了人生的戲劇。非但沒有價值，而且事實上簡直是做不到的。易卜生在千八百七十九年寫了“傀儡家庭”。其後三十年間，歐美的道德觀念，社會組織，受了多大的影響。人生（與藝術），得有多大的進步。在現代劇裏，可算得最有價值之一了。然而目今社會上一部分人，已經廢除了婚姻儀式；離異與結婚，隨願從便；無所謂法律的拘束，社

會的制裁。他們如果再聽見易卜生在劇本裏，嘵嘵叨叨說什麼精神的結合，纔可算美滿的婚姻。什麼妻子在家庭內，也應有相當的責任。似乎主張婚姻同戀愛是一樣的神聖。不免要覺得是麻煩，是無聊。太重視婚姻，思想落伍了，公認為有價值的“傀儡家庭”，何嘗不是富於時代性。何嘗不祇是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所以一部劇本，愈是有價值（即愈是對了一個時代說話，而有偉大感動的能力），必愈是充滿了作者所處時代的精神（即所受人生的影響愈為深刻）。而愈是充滿了時代的精神，愈容易過時，這是當然的事實了。

五

戲劇既然與時代——即與人生——有如此密切的關係，而人生又無時無刻不在流動進步變遷之中；所以“某某戲劇有永久的價值”，這句話是不能成立的。或人說，人生也有一部分，比較的少改移，比較的有永久性。就是人類根本的慾望與情感。

我們讀閱古代如希臘或英依利薩伯后時的戲劇，也時常忽略了時代，不十分注意那時代的事物與背景，但很熱烈的爲那劇中所描寫的人類慾望與情感所激動。如果在寫劇的時候，放棄了那屬於一個時代容易變遷的事物，而努力於發揮人類不大改換的情性，（如戀愛憤恨犧牲報復嫉妒貪得勇敢忠誠之類）豈不就可寫成有永久價值的戲劇了。但這是事實上做不到的。第一，我們並不能忽略了時代，而仍能真切了解那時代的戲劇。我們看了希臘劇裏多言神怪，倘或不曉得那時代的宗教，就要目爲無意義了。我們看了依利薩伯時的戲裏，女扮男裝的非常之多，在劇中從不露出破綻，倘或不曉得那時代沒有女伶，所有女角本由童子扮演的，就要目爲不可信了。我們看了英國復朝時代戲劇的淫穢，便亟須解釋，那時朝野竭力摹仿法國，風氣使然，不以爲非的。我們看了九更天滾釘板的殘酷，便亟須聲明，當時或者有這種制度，以防止虛偽的告誡

的。否則我們不免要懷疑誤會了。第二，人類的慾望與情感，未始沒有增減與改變。從前所謂將士之勇，是衝鋒陷陣，身先士卒。現在所謂將士之勇，是退居火線之後，從容調度，遇變不驚。從前承認自殺是人格清白的表示。現在譏為沒有膽量應付環境，一死是最省事的方法以避免責任。從前丈夫死了，妻子空門守節，視作無上光榮。現在徒覺其無聊。即如男女戀愛，可算得是萬古不移的了，然而才子佳人式的戀愛，與互助合作的戀愛，性質全異。試看現時代所竭力制止的慾念，不復容許的情感，如一夫多妻，一女多夫，殺父蒸母，殉葬殉神，生女溺斃，以金錢購身體，以金錢購貞操，殘酷的報復行爲（如車裂支解腰殺炮烙）。在人類的歷史裏，至少有一個時代，在一個地方，視爲正當平常當然公平的事，人類所渴欲爲之的。所以慾望與情感的引起，一個時代與別個時代不同。慾望與情感的發展，也是一個時代，與別個時代不同。如果戲

劇的描寫，對於一個時代（任何時代）的背景，沒有多大關係，必致所記錄的慾念與情感，欠於真實；且興趣減少，意義空泛，反而不如有時代性戲劇能動人了。（完全脫離時代背景的戲劇，是沒有的。即抽象如“Everyman”仍一望可知有中古時代宗教的背景。）

六

現在的時代，變遷得迅速極了。有人說，一百年的人生，在十年中就匆匆過去了。記得十三年以前，一個很冷的冬天早晨，我獨自一個坐在課堂裏，寫“貧民慘劇”的一節對話：

“爹！世界上都是一樣的人，爲什麼有的坐洋車？有的拉洋車？”

那時候恐怕列寧還在瑞士某城一個斗室內，替他所辦的報紙埋頭做稿子。如今俄國的政治，世界的局面，都已大改變了。我在戲裏很幼稚地提出而不會回答的問題，幸得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

我們也有了希望了。記得六年以前的春天，在第一次奉直戰爭後，我特爲上北方去，想收拾一點戲劇的材料。在火車裏聽得兵士談說，吳佩孚戰勝的軍隊，將長辛店陣線上，受有微傷而不礙性命的奉軍，多數活埋了。因爲奉軍身邊，都有幾十塊錢，吳軍很窮，不活埋，不能奪取奉軍的錢。我當時聽了，情感上起了極大的衝動，好幾天不能自然。後來慢慢的聯想到北方軍閥和兵士一切的罪惡。慢慢的對於受虐害的民衆發生無量的同情。慢慢的對那作惡的兵士。也會發生同情了。但我祇是一個從事戲劇的人，別無能力。所以祇得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在那年冬間，完成了“趙閻王”這部劇本。如今已有實行的政治家，起兵將北方的軍閥打倒了，欣喜得像那劇本內所描寫的事實，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了。這兩部劇本都是有時代性的。我現在全照舊時所作，一些不加修改，刊登出來，爲要忠實的保存著的時代對於我所生的影響，以及我能力所夠得

到，提取著的時代背景與精神。還有一點，可以無須乎多聲明的，就是“貧民慘劇”與“趙閻王”都是我閱歷人生，觀察人生，受了人生的刺激，直接從人生裏滾出來的。不是趨時的作品（做文字同穿衣裳，一樣會求時髦）。如果我是求時髦，“貧民慘劇”就不應在民國五年寫，“趙閻王”不應在民國十一年寫，都應在民國十五六年寫了。我敬謹的將這兩個有時代性的劇本，貢獻在讀者諸君之前。同時在序文裏，說明我對於戲劇時代性的見解。很惶恐的希望著讀者給予我相當的諒解與同情。

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上海•

貧民慘劇

“貧民慘劇”民國五年正月間編，其時清華學生，初辦成府貧民小學，擬演劇募捐，囑記者編一脚本。記者在清華數年，最喜與京西城外一帶居民閒談，此中人生活，知之詳悉，直如身歷其境。即如西郊載客之驢，每日自西直門至萬壽山奔走五六次外，晚間尚須磨一二斗之麥，居民生計之艱，勞力之苦，於此可見。某次偶勸驢童讀書，答曰：“先生們讀了書，將來做官發財，我們要讀書，一家子都得餓死了！”

所謂平民生計教育問題，經此一語道盡矣。夫以數千年文明禮教之中國，而平民困苦，至於斯極，可悲者一。無告之民，自知無告，遂抱得過且過之心，絕無向上進取之志，聽其自生，聽其吃苦，聽其流離，聽其消滅，一切盡歸之天命，可悲者二。其智足以及遠，才足以有為者，亦因中國人民過衆，幅員太廣，歎事難為而不易見功，遂亦不為，可悲者三。此劇情節，雖非實事，但亦理所必有，凡種種惡事，種種犯法，果貧民自身之罪乎？抑無賢無忠無貧無富之社會，共同造孽，而致貧民一部分專蒙其殃乎？可悲者四。此劇英文譯名為“Poverty or Ignorance, Which is it?”點明補救之道，不外教育。聞今日成府小學，頗有成績，讀書之外，專習手藝，畢業生得以自謀生活，以後或者貧民讀書，一家子都得不餓死乎？上所云云，與編劇皆無關係，惟欲申明此劇，有一特別原故：

與其他新劇不同：普通新劇，當以能號召觀客爲第一義，此則毫無營業性質，故選材與佈置，亦不同也，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一。

此劇在京青年會開演時，頗感動人，坐中多有泣下者，後與觀客閒談，均言此戲太苦，令人懊惱不快，若非因募捐，決不來觀，此可爲記者前言觀者“何必化錢來受教訓”作證。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二。

此劇編法 (Technique) 有三異點：(一)自第一幕後，每幕有引一段；(二)絕無自言自語自道姓名之處；(三)第一幕與第五幕，與全劇無密切關係。(一)幕前有引，蓋因中國人觀劇，不喜間斷，滬上劇場，每因佈景費時，爲觀者所不滿，本劇之引，皆在幕前開演，幕後即可佈景，全劇一氣演完，接拍較緊。(二)一用自道姓名，觀者即不肯十分認真，以爲台上雖熱鬧，不過逢場作戲而已。(三)第一第五兩幕，所演

乃另一羣貧民之事，彼等目覩王一聲之結果，而仍不免坐以待斃；第五幕小販有言曰：“我們比他們也差不多，將來我們都不得了，”如此可見王一聲之例，乃一普通之例，並非特別之例，(A typical case, not a special case) 王一聲之事可慘，而坐以待斃，更可慘也。總之，每次編劇，情形不同，編者必須相機行事，不可拘執一例也。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三。

此劇四年前所編，其時於編劇學說，一無所知，不過隨筆寫去。自來美後，讀書研究，於新劇一道，略窺門徑，某日與朋友談及此劇，友云：“你如再編此劇，必然不是這個編法。”此數語褒貶俱有；褒者，如聖歎之論西廂，“是此一刻被靈眼覷見，便於此一刻放靈手捉住，蓋於略前一刻亦不見，略後一刻亦不見；”又云“此譬如擲骰相似，略早，略遲，略輕，略重，略東，略西，便不是此六色；”貶者，則編劇手續，有

十分幼稚之處，且劉姑丈與李飛人，因形容太過而失真也。現在梓印之稿，即當日原稿，一字未敢更易，惟第五幕盡節一場，完全刪去，第六幕引，加在未幕“苦力走過”之下，六幕改爲五幕。其餘優劣之點，力所及者，一一指出，非著者欲自批自註，便於自表自揚，乃著者欲將無心中試驗之結果，（當時於編劇學說一無所知）供諸大衆，以備研究討論也。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四。——民國九年

登場人物表

僕 豪家之僕 長衫馬褂約三十餘歲

乞 乞丐 約十餘歲

力 人力車夫

甲乙 皆失業遊民 舊長衫

公 某公子

販 小販

童 學童

才 守財虜李飛人 有鬚御眼鏡衣冠華麗

賊 小賊 衣冠齊楚

丈 劉姑丈 有鬚樸衣紅色背心

姑 劉姑媽 著裙

三 張三(光棍) 著布長衫

九 吳老九(光棍) 短衣

下 夏留(光棍) 短衣

王 王一聲 中年著長衫

妻 王之妻 不著裙約三十餘歲

子 王之子 七歲

正 某善士 有鬚御眼鏡

尙 和尚

巡 巡警

地點 中國無論何處

時間 從前及今日

第一幕 街市（廟門）

（僕乘人力車上）（乞丐跟跑 僕不理
跑 哀告）

（自註）以人力車開場，一則令觀者即時注目，
二則烘托全劇，所謂 Atmosphere。

力 不必啦，別說錢啦，連一句話也不給你。

乞 先生把個罷。

僕 沒有。

乞 發財先生，愈把愈有，你賞個罷。

僕 快走！

乞 先生，你給我一個。

僕 （打）

乞 （倒地）你不給，也不必打人呀！

僕 快跑！

力 這多快，還要怎樣。

僕 快點，沒吃飽飯麼？

力 (回頭)什麼?

僕 可惡東西!

力 (訝)是是!(再跑)

僕 (下車步行去)

力 不坐啦,你給我錢罷。

僕 (給錢)

力 先生,纔給五個子兒麼?

僕 纔兩步路,要我多少錢,沒有。

力 你給五毛錢。

僕 五毛錢?一個都沒有。

力 那有白坐洋車不給錢的,好,同我們賣力氣的
爲難。

僕 什麼!

力 你得給錢。

僕 沒有。(轉身)

力 不給錢,不行哪。(拉)

僕 你訛我!

僕 (打) (大步去)

乞 (喊)

甲乙 (急上) 什麼事情?

乞 一個坐車的, 把拉車的打了。

甲乙 (向力) 爲什麼打你?

力 我打一點鐘就拉上他, 一個緊兒的跑, 跑了一下午, 總叫我快著, 快著。

乞 車不慢, 我多跟不上。

(自註) 一笑。

力 可不是麼, 他跟著跑, 他多看見了, 這還要多快呀! 登, 一下子跳下地來就走了。

(自註) 加一登字, 神情俱活。

甲 沒給錢啊。

乞 我跟著他討, 他不給我, 拿棍子打了我一下, 你看, 都腫起來了。

(自註) 句中有做工 Dialogue suggesting business。

力 跳下地來就想走，我向他討五毛錢，他嘍咕嘍咕罵啦半天，就是拿我一頓亂打。

乙 (憤看)可真不講理麼？

乞 好大的皮靴子，頭裏還有塊鐵，在他腿上使勁的跌。

力 白拉了半天，打了一頓，還得賠出四毛錢車費，是那兒的事呢！

乙 這個人是那兒的，就這樣欺負人。

甲 管他是那兒的，現在的年頭，有錢的，還不把人多吃了麼！

力 這不結了麼？(吸煙咳)

(自註)吸煙是伏筆。

販 (上)賣花生米啊，賣花生米啊。

乙 還是他好，做個小買賣，一天掙個幾吊的，不受冤枉氣。

販 你們講什麼？

乞 我們說你好，比我們都快活。

販 我還快活啊！

甲 比我們都強，他今天討飯，吃著一棍子，手都腫拉。

力 還有我啊，今天拉了一個坐兒，跑了半天，我是真使勁，你看，汗出透了大棉襖啦！想賺個五毛六毛的，好，臨了一個大沒鬧着，挨了一頓打。

販 這可真是倒霉。

力 不能提起，提起來就得氣死，這樣事我逢著不止一次兩次啦，常常如此。

販 就說賣花生米罷，也不容易，買賣好，賣個十吊錢，要是一下雨，一家子都得挨餓。

甲乙 比我們天天挨餓的就強拉。

販 從前我爹在的時候，我爹賺錢養家，我是任什麼也不幹，一天吃飽了就玩，玩累了就睡，睡醒了再吃，那纔真快活哪。

(自註)因父母不注意而失教。

甲 我也是如此，先前我爹開著雜貨鋪，一天也進個幾十吊錢，什麼事我都不用管，一場天火燒光啦，我爹也沒有法子，叫我跟人家公館裏做個打雜兒的，偏偏我又害了一身大病，把事情也丟啦，現在是閑住著，等著餓死罷。

(自註)因有家業而失教。

乙 我家裏大人早就沒啦，我跟著我姑媽，姑媽痛我，捨不得讓我去學徒弟。後來我姑媽死啦，我在工程局裏，當一名苦工，做一天，有兩毛錢，不做沒有，現在討苦力的多著呢，把我的差使，長給頂了，我一月做不到十次活，怎麼能吃飽呢？

(自註)因溺愛而失教。此三段與自道姓名無異，乃劇中弱點。一笑。

乞 我們大家是同病相憐啊。

力 (笑)你瞧，他還能掉文呢！

乞 你瞧我不起，我念過好幾年書。

販 念書念的討飯的書。

甲乙力 (皆笑)

乞 我打七歲，就進了書房，三字經百家姓念過好幾十本，混了好幾年，後來我爹看我念書不行，讓我去學買賣，我爹死了，我受不了店裏的規矩，就跑出來啦，討飯也不錯，不受人家的冤枉氣。

(自註)一笑。此是自己墮落。

力 剛纔還挨了一下子打呢，還不受氣。

乞 那也沒有法子啦，現在再想去學買賣，可不行啦，我有個親大爺，很有錢，看著我討飯，不管我，我逢著他，得向他借錢。

(自註)何故“再學買賣即不行?”

童 (上)

販 賣花生米啊，先生，買花生米。

力 要車嗎？皮車。

童 先生，把一個。

販 你天天買我的花生米，今天再買一點罷。

童 你拉洋車，不要吸煙，吸煙要吐血的。

(自註)即此一言，可知童子是何種人，所謂
Characterization。

力 (笑)我是拿這個解悶呢，要不然不吸啦，今天
是一肚子的氣。

甲 先生，他今天拉了一天車，挨了一頓打。

乞 我討飯沒討著，也打了一下。

乙 先生，你給他一個罷，我們多是苦人，你是有
福氣的。

童 (對乞)年紀輕輕的，什麼事幹不了，要討飯。

甲 沒學能耐，別的幹不了。

童 爲什麼不念書呢？

販 先生，你念書將來做官發財，我們念書，我家
裏媽，我的兄弟，我自己，全得餓死啦！

(自註)沈痛。

力 像我這樣大，還能念書麼，我有老娘，媳婦，還

有兩個孩子，一天不拉車，一天沒得吃。

乞 念書也不興，我不是念了好幾年書，什麼天呀地呀的，大呀小呀，冷啦能當衣服穿，餓啦能當飯吃麼？

販 對呀，你買一點花生米罷，我回家好吃飯。

乞 先生，你給我一個罷。

童 （出錢買花生米）

乞 巧啦，我大爺打那邊來了，我向他借錢去。

第二幕 引（街市）

乞 大爺，好久不見了，你好？我跟你請安。

才 （逼視）你你是誰？

（自註）神情。

乞 我是你的姪兒子。

才 （逼視轉身）咦！那兒有這樣的姪子。

乞 叔叔，我是落難嘞，看著實在是寒酸，可是親是親，故是故，我還是你的姪子呀！

(自註)沉痛語。

才 你就是我的姪子罷。你討你的餓去得了，跟著我幹什麼？

乞 叔叔，我是窮極啦，這個樣子，你還看不出來麼？上你家裏去了幾次，門上不讓我進去，今天可逢著啦，你救救你的窮姪子罷。

才 那是你自找的，你爹在的時候，爲什麼你不學好呀！

乞 看著我爹面上，你收留了我罷。

賊 (上)

才 我就怪你爹爹呢，嗒們這樣人家唸什麼書，我的兒子，在當舖裏，多起了月錢啦，你好，你好，弄成這個樣子，還有臉來見我啊，滾得遠遠的去。

(自註)神情。

乞 是一家的人，你看著祖宗面上罷。

才 敗家子弟，把祖宗的臉都丟盡啦！

乞 你不收留我，你給我兩塊錢，我上別處去謀生，別在家門口，丟你叔叔的臉。

才 要錢哪，要錢哪，我那兒來的錢哪，我那兒來的錢養閑人哪。

賊 (前伸手)

乞 你就少給幾個，問你開口，這才是頭一次，你那麼心狠，看着你姪子，餓……(向賊)你幹什麼？你幹什麼？(捉住)

才 (捉賊)你幹什麼的？青天白日的，就下手啦。

乞 叔叔，你看丟了東西沒有？

才 (摸腰)你想偷我的東西，你當我有錢啊，這是解手紙，這不是鈔票。

(自註)太過。

乞 沒有丟什麼罷。

才 沒有。

乞 放了他罷。

才 不能不能，等我問問他。(向賊)你膽子不小，

清天白日，偷起我來啦。你這麼樣罷。

(自註)人格口氣特異。

賊 財主爺，我沒偷著你，你放了我罷。

(乞放才捉)

才 不行不行，你爲什麼做賊啊，膽子不小。

賊 我也是饑寒所逼，沒有法子，財主爺，你慈悲慈悲罷。

才 你說是認打認罰。

(自註)妙文，但太過。

賊 認打怎樣？

才 送你警察局。

賊 認罰怎樣？

才 頭上帽子給我。

賊 財主爺，好幾十萬的家私，還要我這頂帽子麼？

才 你是認打。

賊 認罰認罰。

才 (奪帽去)

乞 叔叔,你借幾個錢給我呀! (隨下)

賊 我總有一天報仇。(下)

玉 (上)(衣包)(垂頭喪氣)

幕內 王大哥,王一聲大哥那裏去?

王 誰叫我?

內 吳老九。

王 是吳老弟啊,我是兩天沒吃飯啦,現拿著一包衣服,上我姑丈劉家裏去,當幾吊錢。

內 王大哥,我也兩天沒吃飯啦,借著了錢。讓你老弟占點光。

王 好辦,祇要借著,就好辦啦。(下)

(自註)以上是Prologue,下入正文。

第二幕 求告

丈 我等了半天啦,這麼晚纔來。

才 路上逢著一個賊。

丈 啊呀，丟什麼東西沒有？

才 沒有丟，添了一點東西。

丈 逢著賊，怎麼會添東西呢？

才 他偷我沒偷著，我把他拿住啦，我問他認打認罰，認打送巡警廳，認罰，我把帽子拿過來了。

(自註)說白簡練。

丈 你運氣不錯，我這兩天倒霉，總不逢著賊。

(自註)太過，世間即有此種人，亦無此種口氣。

才 這兩天我的財運尙佳，——嚇，別閒談啦，講正事罷。

丈 那一件事啊，你交給我辦就結了。

(自註)所辦何事，豈實業乎？

才 交給你辦可以，你一個人辦下來就得啦。

丈 我們不是合股麼？

才 合股，等我想想，你忙極啦，讓我做總經理罷。

丈 可以，你做總經理，把錢先墊上，以後我還你。

才 你可又來啦，我要墊得起，早就一人辦下來
啦。

丈 你這意思，叫我拿出錢來啊。

才 你拿錢交給我。

丈 這買賣準能賺錢麼？

才 讓我辦，就能賺錢。

丈 將來虧了本，你還我本錢。

才 那麼讓你辦。虧了本，你還我本錢。

丈 可以，我們訂個合同，頭三年虧了本，你不用
管，賺了錢，我一個人獨得。

才 那不行的。

丈 那……

(自註)以上一段描寫劉姑丈之人格。

王 (上) 姑丈姑媽在家麼？

丈 是你來啦。你一向好啊，發財啊。

王 託你老人家的福，賤體還好。

丈 你媳婦兒，(指才)李老伯，你可認得這一位李

飛人老伯。

才 這一位是王仙舟的世兄罷，叫……王一聲。

王 我認得李老伯，是我父親的至好，李老伯，你一向可好？

才 對付著，對付著。

（自註）神情。

王 姑丈你好罷，跟姑媽請安，姑媽起來了罷？

丈 他早就起來啦，在佛堂裏念經呢！

（自註）伏筆。

王 我得見見。

丈 說到就是了，你拿一包東西，出門上那兒去？

王 姑丈，我有一件事跟你商量商量。

才 你們有事，我走罷。

王 （不語）

丈 不要緊，沒有大事，你也可以聽聽。

王 說起來，我都沒臉，我有件事求求你。

丈 有幾千銀子，沒地方存，拿來給我就是了。

(自註)反筆 Dramatic Irony 太過。

王 要那麼著倒好啦，姑丈，你得幫你姪兒一個忙。

丈 好說，我們都是至親，這還不容易麼？我早就想來看看你，就是家裏沒人，那個打雜的，很懶，一個月拿我二十個子，一些事也不做，我把他辭退了。

(自註)太過。

王 姑媽一個人在廚房裏，忙得過來麼？

丈 沒有法子，反正是一忙，多吃點苦罷。不錯，說起廚房，我想起一件可氣的事來啦。

才 又有什麼可氣的事？

丈 昨天晚上，廚房失火。倒了竈啦，要不然，可以留你們二位吃飯。

(自註)太過。

才 我吃過點心啦，不用費事。

(自註)神情。

王 姑丈啊，這話又說回來啦，當時老爺在的時候，一切情形，你都全知道的。

丈 那是全知道的。

王 我小的時候，我爺因為我是獨子，沒讓我讀書。

丈 不錯，令尊就是世兄一位。

王 後來我娶了周家第二位姑娘。成親不久，我爹就死啦。

丈 是的，令尊死的時候，我還送過一副輓對。

（自註）太過，但此是實事。

王 爹爹過去的時候，沒有留下什麼來，你也知道的，就這麼坐吃山空也十來年了。

丈 聽說姪媳婦很能幫你的忙。

（自註）伏筆。

王 他呢，倒還肯吃苦，不過像姪兒這樣，也總是

丈 找些事體混混。

(自註)反筆。

王 姑丈，我自小沒讀書，也沒學過手藝，什麼也不會幹，誰要我去吃飯呢？

丈 可憐可憐。

王 現在是一點活路也沒有啦，家裏，你的姪媳婦，你的姪孫，餓了兩天，沒進一粒米，姪兒也沒有法子，來求你老人家。

(自註)此一幕乃起，應將已往之事，補敘明白，至“餓了兩天，沒進一粒米”已至(必須料理)之一步，參觀以前“有起有中有結”一段。

丈 我也是難。

王 姑丈，借給我幾十吊錢，我就提個籃兒，做個小買賣，一家三口，也就不至於餓死啦。

丈 非是你姑丈推托，實在舍下也空虛得狠，李老伯，他全知道的。

才 不錯，現在你的光景，也不很好。

丈 要是我有錢，不用提借，送你都行。

王 咳！姑丈。這兒有幾件衣服，還是先父留下的。

才 是貂皮的袍子，哦！羊皮的。

王 因為是我爹的東西，一直是藏著的，家裏什麼東西都當啦，這個沒肯拿出去。

(自註)描寫人格。

丈 這也舊哪，不值什麼錢。

王 這件衣服，就寄在姑丈這兒，有主兒末，就賣啦。

才 這件衣服，要賣多少錢？

王 舊羊皮袍子，也賣不出多少。

丈 你買啦罷，出十塊錢罷。

才 不行，不值，一塊錢也不值，當舖都不要，我出三毛。

(自註)太過。

丈 你出九塊八角，這也是做好事，你同人家也是世交。

才 親兄弟，明算帳，世交是世交，買賣是買賣。

丈 那末你出九塊半。

才 一定不行的。

丈 (對王)你過來,求求你老伯,幫你一個忙。

王 作揖。

才 幫不了。

丈 你出九元現的,那半塊你算該著我。

才 對不住,我有事先走一步。(下)

丈 別走別走,不送不送。

(自註)才走後,姑母方能出來,才之走,因避王,所謂 Motivated Exit。

王 姑丈,李老伯不要,你留下罷。

丈 不瞞你老姪說,你姑丈連三毛錢都出不起,要有,早借給你啦。

(自註)太過。

王 (笑)姑丈,真是取笑我啦。

丈 咳,可憐可憐,我是真沒有法子,你見見你姑媽,等姑媽勸勸你。

姑 (上)南無阿彌陀佛。

(自註)人格。

王 姑媽,好久不見,你好啊。

姑 啊呀,是你啊,我說誰講話,聲音很熟的。

丈 你姪子問我借錢,我那兒有錢呢。

姑 你怎麼沒出息,問你姑丈借起錢來啦。

王 姑媽,我是窮死啦。

姑 阿彌陀佛,你爹在的時候,我那樣子勸他,說是小孩子,不念書,不學本事,是不行的,別說我們家裏,沒有底子,就是有點底子,也是不行,你看,算什麼。

王 這個話也不用說啦,我年紀那麼大啦,從前自己擔誤了,現在後悔也來不及。

姑 阿彌陀佛,愈是窮人家小孩子們,愈得教他學本事,有錢的還有點吃的,沒錢的,不就害了他嗎?

王 姑丈姑媽,以前的事不用說啦,救我一次,下

次我就不再來啦。

丈（視姑）你看怎麼樣，我們送他兩吊錢罷。

姑 阿彌陀佛，你有錢，你送他罷。

（自註）婦人不明事理，亦是無教育之故。

丈 那麼你拿出兩吊來。

姑 問我要錢，叫我去偷啊，叫我去搶啊，還是拿我賣啊，阿彌陀佛。

丈 他是你自己的姪（轉）…姪子，我真是拿不出錢來。

王 姑媽，我的爹是你的親兄弟，你看至親分上，不救我，救救你姪媳婦姪孫吧。

姑 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誰還能養娘家呀！阿彌陀佛。

王 姑丈姑媽，就讓我空回去嗎？

丈 你要回去啦，我們有點事，也不留你啦。

（推王下）

姑 剛纔姓李的來，幹什麼？

丈 他說我們兩個人，開一個學堂公司，自己當教習，招幾十學生，一個學生收三塊錢，準能賺錢。

(自註)原來是辦學堂公司，現在辦的人多得很。

姑 你不要上他的當，叫他拿出錢來，你當教習得了。

丈 是我本來就沒答應他。

姑 下回我的姪子王一聲，他要再來，罵他出去，窮親戚餓死兩個更好，阿彌陀佛。

丈 賢妻高見。 (閉幕)

第三幕 引(街市)

三 老九，這兩天不知怎麼會事，一賭就輸。

九 不必提嘞，我們輸來輸去，總是自己人。

下 我贏了你們二位的錢，你們也沒給過我一個大呀！

(自註)這般無賴，雖窮凶極惡，但同甘同苦，猶有人心，下流言“沒有飯喫也叫做無可如何”想是實話，賭錢既伏下文，又描出三人之地位人格。

三 啊呀！

九 怎麼啦？

三 今天沒有吃飯啦。

下 我也沒有吃飯。

九 我也沒有吃飯！我們還是賭罷，找兩個有錢的，我們把他擡了。

三 有錢的，也不同我們賭呀。

下 慢慢的來，就行。

九 王一聲，我們可以擡他一下。

下 他也沒錢。

九 他今天上他劉姑丈家裏借錢去啦。

下 不用提啦。他姑媽姑丈，有錢，藏起來，一毛不拔，出門洋車都捨不得坐，會給他一個錢麼！

三 王一聲的媳婦，真不錯呀！

九 真不錯，你看王一聲那樣的窮法，他的媳婦還是真愛他，死心塌地的做事體。

下 叫我做王一聲，早發了財啦！

九 王一聲同我們一樣，有什麼能耐，拉洋車…？

三 沒有勁啊！

九 討飯？

三 不會開口啊！

（自註）不會開口飯都討不成。

下 嚇，要叫我做王一聲啊！

九 你還是會寫字，還是會打算盤？

下 不對，這個全用不著，祇一下子，準發大財。

三 你有什麼法子？

下 王一聲的媳婦兒，長得不錯，錢可不是出在他身上嗎？多著呢！要發財亦容易，把她賣了，就發了財啦。

九 天理良心，做這種的事情。

三 王一聲肯嗎？

下 沒有飯吃，也叫做無可如何，王一聲，連他自己還養不活，賣了媳婦，倒省下好幾頓飯。

(自註)亦是實情。

三 主意不錯，就怕王一聲不肯。

九 不要緊，王一聲不肯，我有法子叫他肯。

三 就怕沒有買主。

下 買主有，就怕王一聲今天借著了錢。

(僕人公子上作互語介)

(自註)來得巧，弱點也。

下 噯！

僕 少爺，你先走一步，我有點小事。

九 范大哥你做了管事，老朋友都不認識啦。

僕 那兒的話，好久不見，你們倒還是這個樣子。

三 范大哥你運氣真好，頭先嚙們在一堆的時候，兩個肩膀槓著一張嘴，除了吃飯，不會別的，你巴結上了這一位。大哥，我好幾個月，沒看

見你啦。

(自註)人情總是一樣，描出僕人之人格。

僕 前天我看見下流的，下流二哥，託你的事，辦了沒有？

下 好辦好辦，回頭再說。(使眼色)

三 有什麼事，鬼頭鬼腦的，說出來大家聽。

下 沒有什麼。

僕 我們那位少爺要娶一位姨太太，兄弟們有合式的，替他說一個。

九 王一聲的老婆，好不好？

僕 好，非常之好，可是王一聲肯麼？

下 不要說，王一聲來啦。

王 (幕內)咳。(上)

下 (使眼色)范大哥，你有事先走罷，這個數目，五百塊。

僕 好辦，前天就講好啦，就是五百塊。(下)

(自註)以下難題，是王一聲夫婦間如此恩愛，

何以能令王一聲肯賣妻，直說，三句卽完，婉說，不但話多，並且情形逼真，所謂 To build up a scene 。

王（上）吳老九，你們二位，也都在這裏。

九 錢借著沒有？讓你老兄弟們沾點光。

王 別提啦。

下 不是我說，你的那位姑丈，真勢利著呢！

王 咳！算我白走一趟。

三 王大哥，大嫂子跟小姪子都吃過飯了嗎？

王（哭）那兒有得吃呀！

九 咳，我們是真苦啦，人家是太享福啦，有錢的人，一天吃四五頓，一頓七八個菜，還說不好吃呢！

下 我們那一天也發一個財，出這口氣。

三 你就別想啦，你一輩子也不會發財的。

九（拍）王大哥，你今年三十五歲，走眉運，你倒許發財。

王 衣食都不周全，看得一家大小，都得餓死，還說什麼發財。

下 時到運來，發個小財，倒很容易，王大哥，有一個笑話，我跟你提一提，你可別怪我。

三 別說別說，一說我們王大哥就氣死啦。

九 不會，王大哥肚量大，決不會生氣。

下 就是范大哥，他說的，他跟著一位闊人，那位闊人，要娶個姨太太，找我兄弟來啦。

王 你們運氣不錯，得一點媒禮啊。

九 倒不是那個，是我說，——王大哥，你不生氣呀，——我說，王大哥正窮呢，衣食多不周全，王大嫂跟著你，也吃了一輩的苦，不如啊——噯！——把大嫂子嫁給那個闊人，弄這麼一百二百塊錢；噯！倒是個一舉而兩得麼？

王 （搖頭欲言）

三 還有呢，我對他們說，王大哥有志氣的，窮雖窮，萬不能幹這個，范大哥說，沒得飯吃啦，早

晚是餓死，你要一躺下，你一家可也不完了麼？

下 王大嫂子，也懂道理，又不是逼她去做無恥的事，她要一答應下來，就是救了王家一代。

王 好幾年的夫妻，我那麼捨得呢？

(自註)已不說做不得矣。

九 是呀，好幾年的夫妻，她捨不得看著你餓死呀！你也捨不得害她一輩子呀！

王 小孩子怎麼辦？

(三下暗話)

三 叫她帶了去。

王 (點頭思)就怕我那口子不肯罷。

下 好辦，你肯了就行啦，我有法子。(附耳低說)

(五次)

王 (點頭)我先回去罷。

下 我們隨後就到。

王 (走)

三 王大哥，發了財，別忘了你的兄弟們。

九 王大哥，難得一個主兒，肯出這麼多錢，別錯過了機會。

王 曉得。

(三九下同暗笑。招手下。)

第三幕 妻子

子 媽，我餓啦！

妻 (縫)孩子，你等一等，等你爹回來，一塊喫罷。

子 喫什麼？

妻 稀飯。

子 媽，今天又喫稀飯麼？

妻 好孩子，有一口稀飯喫，就是好的啦；前兩天一點東西不喫，也過來啦。

子 媽，我看見人家同我著一樣大的，拿著一包書，上洋學堂去，還帶著銅子，買點心喫，我也要這樣。

妻 我們不能比人家，等你爹回來，要是借著了錢，也讓你去念書。

子 媽，爹爲什麼還不回來？我餓了。

妻 你爹也餓了肚子去的，路又遠，也快回來啦。

子 媽，你做這個幹什麼的？

妻 做了這個，纔有稀飯喫啦！

子 媽，你做的什麼？

妻 做的大棉襖。

子 大棉襖有什麼用處？

妻 冷啦，穿啦就不冷啦。

子 媽，你自己穿麼？我看見媽總做衣服，總不見你穿。

妻 這是替人家做的。

子 媽，你的手怪冷的，爲什麼不自己穿！

妻 媽衣服穿得是少，不怕冷。

王 (上)咳。

妻 (接包)你回來啦，衣包怎麼又帶回來啦！

王 (憤)我回來啦,咳。

妻 (看,遲說)你不必生氣啦,許是姑丈姑媽不在家罷。

王 在家,在家。

妻 爲什麼把衣包又拿回來?

王 姑丈剛見我,滿嘴都是好話,提起借錢,一定不答應。求告了半天,姑丈是有點肯啦,姑媽是一定不肯啦,把我推出來。

妻 我早勸你不去的,借不著錢,也不要緊,我早勸你不必去的,你喫口稀飯罷,孩子也餓壞啦。

王 (訝)我出去的時候,家裏一顆米沒有,現在那裏來的稀飯?

妻 你剛出去,馬家大嫂子來,送一件棉襖我做,我問他先借了四個子。

王 咳!今天又得活一天。

妻 (取稀飯來三人同食)

妻 快別說這種話,好人,天地都保佑的,就是這

樣有一頓，沒一頓的，也過了好久了，人家有錢的，也不過是過日子。

王 哼！有錢的像我姑丈姑媽，終有一天到我手裏來的，眼看著我就餓死！也不救我一救！咳！那個樣子多勢利。

妻 不必怨人家啦，就怨自己罷，你要有本事，能自己掙飯，他們決不至這樣待你。

王 真是運氣不好。

妻 也不要怨運氣，我們雖然窮，大小倒還平安，人家有千有萬，喫著魚肉，穿著綢緞，一天到晚有心事，還不如我們快活呢。

王 (泣) 我真是害了你啦，你要是嫁在有錢的人家，喫著，穿著，使喚著丫頭老媽，那兒能，叫你，一天，到……

妻 別說下去啦，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人家有喫有穿，我亦不想他，我們家裏是窮，我也沒有嫌你呀。

王 你是半世快活，已經給我擔誤啦，我要是現在就死啦末，你還可以圖下半世快活。

（自註）王一聲不過無出息而已，心地總是好的，賣妻實是無法，所以可憐。

妻 （泣）你今天怎麼說起死的活的這種怪話來啦，我嫁了你十來年，我還是怨過你一次沒有？我還是同你吵過一次沒有？你今天說起這個話來，奇怪。

王 我也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害你喫了一輩子的苦。

妻 （泣）喫苦也是我願意的，苦是苦，我們夫妻，倒是一塊兒，這就是福氣啦。

王 這種福氣，算了罷，苦到這種樣子，還不如死，真是，我死啦，你倒好啦。

妻 （揩淚怒）你死啦，我怎麼能好嘞？

王 我死啦，你可找一條生路，或者找個好主顧，嫁給他，還可以享半世的福。

妻 (大哭) 哦哦! 你今天說這種話, 你是什麼心思啊? 你亦不必多說, 我自然有主意, (哭) 你要一死, 我不會比你多活一天。(賭氣立)

王 要是弄不著錢, 倒不如死了乾淨。

妻 (縫衣泣)

子 (泣) 媽你爲什麼哭?

妻 (泣) 你問你爹去。

子 爹, 我媽爲什麼哭?

妻 兒子都這麼大啦, 虧你說這種沒良心的話。

王 人到快餓死啦, 還顧什麼呢?

(自註) 王一聲夫婦問, 若無恩愛, 則慘狀便不如此之甚, 今甚有恩愛而王肯賣, 妻又肯去, 便演出無可如何之情。劇中第一難關, 在衆人慫恿王一聲時, 第二難關, 在其妻離別時, 實乃人情以外之事, 演來卻如人情之中。觀客對王一聲, 雖惡之而仍應憐之, 故編悲劇 (Tragedy) 應

令觀者爲劇中主要人物表同情，倘王一聲成一死不足惜之無賴，則其妻之死，不過一鬧劇而已 (Melodrama) 必言其夫婦恩愛者，觀者爲王一聲表同情也 (Sympathize with the tragic character)。悲劇中主角，其結果雖悲，乃足動人憐惜者；鬧劇中之惡人 (The Villain) 乃不足憐惜者。

子 媽不要哭啦。

妻 (揩子淚)

三 王大哥在家麼？

王 在家。張老三，你請進來罷。

三 (施禮) 大嫂子你好？

妻 (還禮揩淚)

王 還有他們二位呢？

三 同范大哥就來。

王 我有一句話，忘了給你提啦。

妻 你說罷。

王 我們家裏窮得也不成樣子啦。我找這位兄弟，這位兄弟說有一位山西財主，找一個奶媽子領小孩兒，你可去麼？

妻 (揩淚)不去。

王 我不是同你說笑話，應了這件事，一個月，能拿二(咳)二十塊錢月錢。

妻 是財主家裏呀。

王 是的，他家裏可闊著呢？

妻 雇一個領孩子的，出二十塊錢一個月麼？

王 欸。

三 王大哥說錯了，是十二塊錢。

王 不錯，十二塊錢。

妻 我去啦，我的孩子誰管呢？

王 帶了去。

三 帶了去也行。

妻 這個財主住在那兒？

三 住在這個不遠。

妻 山西人我也不懂話。

王 慢慢兒就懂……

三 (推王)山西人會說本地話。

妻 (疑)我不去，怕他脾氣不好侍候。

三 大嫂子，你去了包你享福。

妻 有幾個孩子？

王 三個。

三 (同時)五個。

妻 (笑)到底是幾個？

王三同 五個。

妻 (點頭)太太多大歲數啦？財主有多大歲數啦？

王 我——

三 財主年紀不大，他從來沒有娶過太太呢！哦，
他娶過一個太太，死啦！

(自註)想到娶妾上去。又自知誤。

王 不錯，是太太死啦。

妻 我不去，你又鬧什麼鬼，你們兩個人說的話，怎麼不一樣；你們想著害我麼！

王 咳：窮得沒有法子啦，你去去罷。

妻 叫我上那兒去？

王 上財主人家裏去。

妻 我是一定不去。

王 你是真不去，我非叫你去不可。

妻 要我去，先把孩子接來我看看。

三 那可不行。

王 你不去，我合著打死你，我償你的命，大家死了，省得挨餓。(頓足)(子哭)

(自註)太急一些。

妻 (哭)這是那一回的事，從來沒聽見你提過，怎麼說了一句話，就逼著我走，你是要把我送到那兒去？(倒王懷內)

王 (軟)我送你上一個地方去，省得你也苦死，我也餓死。

妻 (哭)你說,你到底把我送到那兒去?我們十幾年的夫妻,你這樣狠心,下這個毒手啦。

王 你去罷,你去了救你丈夫一條性命。(欲跪)

妻 (哭)你起來罷,你說實話,到底送我那兒去,你說了,我就去。

王 (哭聲)送你上一個財主人家去。

妻 (哭)送我去幹什麼?

王 (極低)我把你賣啦。

妻 (哭)幹什麼?

王 (泣轉向三)老三,我不,我不,……

三 (低)大哥,機會可難得呀!二百塊錢,你也好,她也好。

妻 (暗聽,拭淚,藏剪)怎麼樣?

(自註)剪刀伏後文,此處應將剪墜地,令人注意,然後藏起。

三 大哥,大嫂問你,你實說了罷。

王 (咬牙)我告訴你說,我把你賣了,賣給一個財

主做姨太太。

三 身價二百塊，回頭就來領人。

妻 (倒王肩)你是真把我賣了! (子隨母)

王 (哭聲)還能假的麼?

妻 (哭)賣了多少錢?

王 (哭聲)二百塊錢。

妻 (哭)今天就要我走啊!這樣快!

王 (哭聲)他們今天就來接你。

妻 (哭)我去了,你有這二百塊錢,能好好的過啦。

王 (哭)我不餓死,這條性命是你救的。

妻 (哭)我娘家路遠,沒有人來啦,——孩子,你把枕頭底下一包紅紙拿來,我的婚帖,就當面燒了罷。

三 來!我替你燒。(燒介)

妻 (喘)這個孩子呢?

王 孩子啊,讓他去罷。

三 孩子跟了去。

妻 (喘)你又把這孩子賣到那兒去?

三 講好的,連孩子二百塊錢。

妻 你捨得你孩子麼?

王 (視孩掩目不語)

(自註)得失關頭(Climax)。

妻 噯!他是我的孩子,就不是你的孩子麼?

王 (大哭)我不賣啦,我餓死也不賣啦。

(自註)王一聲是無氣骨之人。

九僕下同上 來啦。

王 我不賣啦。

下 你不賣啦。

僕 說定了的,不賣不行啊。

九 他要不賣,把她擡走,一個大錢也不用給。

妻 賣,賣,賣,說完一句話,就走,(對王)事體到現在,不必說啦,可是將來我娘家來人,怎麼說呢?

王 (哭)

妻 說我死了,好不好!

王 (點頭)

僕 該走啦。

王 (拉妻哭)

妻 走是總要走的，你把錢拿來。

九 交錢是可以的，得寫一張賣身契。

僕 王大哥，筆在這兒，你寫罷。

王 (拉妻痛哭不顧)

僕 現在再要反悔，不行啦。

王 (哭)我要是會寫字，也不至於弄到今天啦。

下 范大哥你替他寫罷。

僕 你快說我寫。

三 王大哥你說呀！

王 (哭)妻扶之。

妻 立紙人王一聲，今願賣妻，連子，二百元，決不反悔。

三 行了行了。

僕 還得畫一個押。

下 王大哥筆在這兒畫押。

王 (不顧)

妻把王手代畫

妻 錢拿來罷。

僕 這兒是二百塊。

三下九同說 還有呢?三百塊?

僕 回頭再說。一二百塊,媒人二十,中證二十,寫紙十塊,一共去了五十,這兒是一百五十。

妻 一百五十塊錢在這兒,我去啦。

(自註)全幕事實,本不過王一聲告妻一切,及離別而已,三分鐘可完,加入無數曲折,所謂(To hold a situation),若用此法,則情節雖簡,不愁無戲矣。

子 媽別去。

王 (拉哭)我不賣啦。

九 你拿了人家錢,還能不賣麼?

妻 (推)你放心,我活著是你家的人,死了是你家

的鬼。

(自註)伏後。

(三下擁妻去)

王 (脫手視錢大哭)

子 (哭)(九僕抱子下)

王 (頓足)我真是不賣啦。

第四幕 引(街市)

童 爹，世界上都是一樣的人，爲什麼有的坐洋車，有的拉洋車？

正 都是他們自取的，沒有本事的人，別的事不會做，祇好拉洋車，你們小孩子，得好好的念書學本事。

(自註)此便近於傳道，弱點。

童 拉洋車的，可以去念書學本事麼？

正 他們家裏太窮，年紀太老，不行了，你們幸而生在大戶人家，有人給你們喫，給你們穿，年

輕的時候不學好，將來老了，更不得了。

童 爹，他們太窮，不能念書，拉洋車的，世世代代
祇好拉洋車麼？

三下九妻子（上）

下 說好的是五百，你一個獨得三百，是不行的。

僕 你賣身紙上，祇寫二百，你怎麼能向我討五百
呢？

九 得了，范大哥你得一百，我們三個人分二百罷。

僕 我們是多年老朋友啦，不然，再也不行的。

子 媽你上那兒去呀，爲什麼一路走一路哭呀？

妻 孩子，你跟着我走罷。

子 媽，我的爹呢？

妻 孩子你沒有爹啦。

子 我爹不是剛纔同媽講話的麼？

妻 孩子你有爹娘，比沒有爹娘的還苦。

僕 快走，路上不要講閑話。

正 諸位請了，上那裏去？

僕 我們上財主家裏去。

正 這位婦人，是誰，爲什麼哭？

九 是我們朋友的東家的太太。

正 那一位小孩子呢？

下 是他的兒子。

正 爲什麼在路上啼哭？

妻 老先生，我是王一聲的媳婦，今天他把我賣給一個財主，現在正送我到財主家裏去。

正 那個小孩子，是你的兒子？

妻 也是賣在一起。

正 爲什麼你的丈夫，要把你們母子兩個賣了呢？

九 沒有飯吃，不賣也沒有法子。

正 世界上竟有這樣慘事，可憐可憐，等我救他們母子兩個。

僕 財主買下的，你敢來多管閑事麼？

下 不行，你快走開罷。

正 別忙啊，他不是賣給財主的麼！我多出點錢，

買他下來，就是啦。

僕 多出錢也是不行。

三 范大哥，我看他們夫妻，哭得怪可憐的，反正是一賣，這位老先生肯多化錢，讓這位老先生買下來也是一樣。

僕 你買麼，原價八百，你出一千。

妻 我丈夫纔得一百五十塊。

正 你們照良心說話，到底賣多少？

三 我們打財主那裏，拿了五百塊錢。

僕 六百塊。

下 五百塊？

僕 六百。

九 好的，你又留下了一百。

正 六百也罷，你們把人先領到我家裏去。

下 那不行，你先付錢，後交人。

正 我一時身邊，那裏有許多錢，我要回去，慢慢的想法子。

九 好，現的不賣，賣欠的，我不幹。

正 你們也要有良心啊，拆散人家的夫妻，我已經答應你們價錢，你們還要怎麼樣。

九 爲人不把良心壞，富貴榮華那裏來。

三 我們喫的到不了肚子，穿的到不了身上，要是
有地方喫飯，早就不幹這個了。

（自註）神情人格。

僕 多說什麼，快走。（推）

正 等一等，我們大家商量。

九 要買，拿現錢來，不買，大家就散。

正 你等一等……

下 走走走……

童 爹，這個婦人同這個孩子，爲什麼讓他們推着
走？

妻 老先生，你真是個好人啊。

正 等一等，我們有個商量，人，人，我是一定要救
的。

妻 老先生，你救我們母子兩個麼？

正 一定一定要救的。

九 拿錢來啊。

正 嚶嚶！

妻 (同時)老先生，你不用管啦，你把孩子救下罷。

正 哦哦！孩子孩子，賣多少錢？

三 唉！老兄弟們，都聽我說，這位老先生是個好人，這個孩子，讓他買去罷，我們也算行個好事。

九 張老三，說得怪可憐的，我們依著你罷，你出十塊錢。

(正付錢九接)

九 (拉孩)孩子，你跟著這位老先生去罷！

子 (牽母)哼！(不去)

三 你跟著老先生，比你媽好多了。

子 我不去。

妻 (哭)孩子你去罷。

子 媽爲什麼不去呀?

正 (憤)

妻 (哭)好孩子,你先去,你媽就來。

子 (哭)我同媽一塊去。

妻 (打子)叫你去,爲什麼不聽話?

子 (哭)(三拉之)

童 (泣)你來你來。

正 (泣)孩子跟我來。

妻 老先生,我謝謝你,我跟你叩頭啦。

正 (扶之起)阿呀!我一定要救你,不能救你,誓不爲人。

子 (跑回)

妻 (打)你過去。

子 媽打罷,打死我,也不離開你。

僕 (笑)這個孩子真討厭。

妻 (哭)老先生你不必管我啦,這個孩子,你看顧

他點罷。

三 老先生是好人，你放心罷。

妻 (哭) 這個孩子，(哭聲) 老先生，你讓他念念書，學點本事，將來大了，別同他爹一樣，(哭) 這個孩子，倒還聰明。

僕 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十塊錢太便宜你了。

妻 (哭) 孩子，你過去罷。

子 媽不過去，我也不過去。

妻 媽就來，你先去。

下 沒有功夫啦，拉他過去，你們快走。

(拉子子不肯，推妻妻回顧，同下。)

下 孩子交給你。(下)(正拉子)

子 (哭) 我媽呢？

童 你媽去了。

子 (哭) 我要跟我媽去。

(自註) 結王之子。

正 你媽就來，你媽就來。

童（泣）可憐，眼看着他的媽就去啦。

正 六百塊錢也罷，我是一定要救他的，來，你們
跟我回家。

第四幕 燒香

王 咳！

九 王大哥，不必嘆氣啦，大嫂子也到了好處啦。

王（不語）

下 我們還是耍錢罷，替王大哥解個悶。

三 王大哥來，你亦翻翻本。

王 咳，我那兒有心思賭錢呢，這兩天連着也輸不
少啦。

九 王大哥，你倒是輸了多少？

王 一百五十塊錢，現在還有三十。

下 三十也還可以，也許就贏了一百。

九 來罷，我們大家都來。

王 我是不來啦，這三十塊錢，我還留着喫飯呢。

下 王大哥，你也不怕寒酸，你輸給我們錢，就同存在錢莊上一樣，什麼時候要化，就能借給你。

(自註)妙語。

王 我實在心裏不痛快。

九 贏了錢，比什麼也痛快，來罷。

下 來，我起莊，你們大家都押。

(衆押錢。下擲骰。)

下 這可活該，這是十八點，我通喫。

王 倒霉，我頭一把就輸了。

三 王大哥，你做莊，我們押。

王 (擲骰)

三 阿呀！二老爺帶眼鏡，四點。

王 咳！

九 該我做莊了。(擲數下)

王 這回你纔十一點。

九 那不是么，是六，該十五點。(搶骰子)

- 王 那兒的事，你不是賴麼？
- 九 怎麼我是賴呢？是十五點，你問他們大家。
- 王 張老三是幾點？
- 三 我沒有看見。
- 王 你看見沒有。
- 下 王大哥，是十五點，你許看錯了罷。
- 九 可不是麼？我還會賴。
- 王 十五點不要緊，讓我來趕。
- 九 你趕。
- 王 （擲骰）
- 下 三九同 八點，八點。
- 王 這回讓我來做莊。
- 九 押多啦，你賠不出來。
- 王 我還有二十塊錢呢。
- 九 二十塊，夠什麼，還要做莊。
- 王 你做莊，我押十塊，你敢不敢。
- 九 有什麼不敢？來！

尙 (上)阿彌陀佛,你們又到佛殿上來賭錢啦,叫當家和尚知道,又是麻煩。

王 不要來討厭。

尙 什麼討厭,廟是和尙的,你們幾位快請。

九 人家正玩得高興,你來幹什麼?

尙 什麼叫討厭?

王 啊呀,不討厭的和尙,你請去念經吧。

尙 庫房裏新出告示,無論何人,不准在廟賭博,不依的,喫四十板子,和尚不管,也喫十下。

王 師父,我們老主顧啦,哼,嚶,回頭送你兩個香錢。

尙 (低)我和尙討厭麼?

王 得了,王大哥,你說錯了話,得罪了這位老師父,你送他一塊錢罷。

王 拿去。(擲一元與之)

九 你押九塊啦。

王 九塊

尙 回頭當家師父出來，可是你們自己說。

三 當家的不會出來的，出來了，我們自己會說。

尙 我可勸過你們啦。

下 知道啦。

尙 別說我拿香錢。

三 不說，不說。

尙 阿彌陀佛。

九 擲骰子，賭不息。

（姑提香籃上）

姑 阿彌陀佛。

尙 阿彌陀佛，老太太前天回去，天可晚了，路上可好呀？

姑 托你老和尚的福，還好。

尙 行善人，佛天保佑，阿彌陀佛，老太太，今天來是燒財神香。

姑 財神香是要燒的，還要燒觀音香。

尚 阿彌陀佛，我們這廟裏，送子觀音可靈著呢。

……

(姑焚香跪拜)

三 剛纔王大哥，可連贏了兩把。

王 這回又輸了？

九 你還有多少錢罷？

王 十五塊。

九 我同你做個輸贏罷，我押十五塊，你做莊。

王 (擲數次)九點，九點也不小拉。

九 十一點，十一點你看這不是，十一點。(擲金)

王 (無話)

九 走罷，王大哥回去喫飯罷，

王 我同你們一同喫飯。

下 不行，我們還有事去呢。

王 有什麼事？

下 有事，不能告訴你。

三 誰在那兒燒香？

九 老太太。

下 我知道是老太太，是誰呀？

三 是王大哥的姑媽。

王 是麼？姑媽姑媽。

姑 (拜起)阿彌陀佛……

王 姑媽，姑媽。

姑 (不理)阿彌陀佛……

王 姑媽，姑媽沒有聽見。(拉)

姑 這是那裏來的討飯的。

尙 老太太燒香，你走開些。

王 姑媽，我是王一聲，你認不得啦。

姑 阿彌陀佛……

王 姑媽，你不認識我啦。

姑 你是王一聲，我不認識你，我也不願意認識你，阿彌陀佛……

王 好，姑媽，連你自己的姪兒子，都不認啦。

姑 你還提姪兒子麼？你把我的臉多丟盡啦，我那

兒來要飯的姪子啊，我們劉家……。

王 姑媽，我怎麼就丟了你的臉啦。

姑 你看見我上廟裏燒香，你衝著和尚丟我的臉呀。

尙 阿彌陀佛，一顆樹上，有花有葉，一家的子孫，有好有壞，老太太，你是有福氣的。

王 討飯討飯，丟了你的臉啦，討飯也不討到你們劉家去，你念念佛，積點福罷，別叫劉家的子孫，丟你們劉家的臉。

姑 我沒有兒子，不用你替我擔心，你滾開，阿彌陀佛。

王 對呀，你修修罷，修個兒子出來。

姑 兒子，我沒有看見兒子那麼大，賣娘的。

王 (哭)當時我問你借錢，你不借末，我是沒有法子纔賣的，現在你講這個來挖苦我。

姑 我不借錢給你，借給你錢，也無非是賭輸，好的人家，爲什麼開口問人家借錢。

主 姑媽，你摸摸良心，當時你嫁的時候，爺爺早就不在啦，我爹賠了多少錢？

姑 好女不穿嫁時衣。我們劉家，不在乎這個。阿彌陀佛。

王 我爹爲你化了多少錢，留給我的，有你一半那麼多麼？我亦過了十好幾年啊。

姑 像你這樣沒有出息，就多給你留一點，也無非是敗乾淨啦。

王 我是沒出息，是敗家，沒有害你姑媽。

姑 你要想害，也不行啊，阿彌陀佛。

王 姑媽，你是有錢，我還是偷過你的，搶過你的沒有？

姑 本來你也不敢偷，就是問我借過，阿彌陀佛。

王 我現在是窮啦，你就不理我啦，問你借錢，你不借也就罷了，你連人也不認得啦？

姑 你有錢我就可以借錢給你，阿彌陀佛，有了錢，我就認你做姪子。

- 王 今天我跟你提過借錢麼？你不理我。
- 姑 師父，我們上後邊觀音殿去，阿彌陀佛，那裏來的野人。
- 尙 老太太我拿著籃。
- 王 姑媽你說呀？（拉）
- 姑 阿彌陀佛。（打耳光）
- 王 你打我，你爲什麼打我？
- 尙 （勸）算了算了，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 王 我問問他，爲什麼打我？
- 尙 不要吵。
- 王 我同我姑媽講話，與你和尚什麼相干。
- 尙 你要吵，上廟外頭去吵。
- 姑 你拉著我幹什麼？
- 王 你爲什麼打我？
- 姑 我是你姑媽，你姑媽打了你怎麼樣？
- 王 打人你知道是姑媽啦，借錢你就不是姑媽。
- 姑 你愈學愈不是東西啦，把兒子賣啦，媳婦賣

啦，又做強盜來搶你姑媽啦。

王 (氣)我不是東西，我做強盜，是你姑媽害我的。

姑 你姑媽怎樣害你來著？

王 當時姑丈肯了，你姑媽不肯，要是借給我幾吊錢，何至於家破人亡，到這個地步？

九三下 打呀！

王 今天我這條命，同你拚了罷！

姑 你們真是強盜，真要搶呀！

九 打你這個沒有良心的。

(打搶。和尚逃。)

姑 (倒地哭)

九 大哥走罷，老三你得什麼沒有？

三 金簪子。

下 我得了一隻金鐲子。

九 我也是，王大哥，走罷，你手裏拿的什麼？

王 (拍手)沒有什麼。(下)

(自註)拍手以見兩手空空也。

尙 (上)還好還好。老太太你怎麼了?

姑 他們這一班強盜。

尙 阿彌陀佛,雷公爺要打的,人打壞了沒有?(扶起)

姑 有點痛,人是不要緊的,東西丟了不少,金鐲子,嚶!我的金簪子呀!

尙 東西不要緊,回頭報巡警,老太太,你人覺得怎麼樣?

姑 我要回家。

尙 你走得動麼?我替你雇個洋車。

姑 洋車要錢麼?

尙 你給他三個子。

姑 不行不行,我不坐。

尙 你走不動呀!

姑 (走)走得動。(倒地)

尙 阿彌陀佛,老太太你這個樣子,你不必走啦,

到後邊和尚房裏去躺一回罷。

第五幕 引(街市)

丈 啊呀呀!這可怎麼辦呢!我是走頭無路。

才 劉兄。你剛纔來找我的麼?

丈 (回頭)啊呀呀!你可來啦,我找了半天啦。

才 什麼事這樣着急啊!

丈 了不得,急死我啦。

才 你可別急死啊,急死啦,你的家當交給誰?你快說罷,到底是怎麼回事。

(自註)太過。

丈 人家告訴我的,你娘子在廟裏給人家搶了。

才 咦!娘子怎麼會到廟裏去,誰說的,真的麼?

丈 上廟去燒香,這是真的。

才 這纔怪啦,他們婦道人家,沒念書,不懂得道理,老哥哥,你也是這樣胡鬧,搶得好,應該的。(笑)

丈 人家破了財，你反倒高興啦。

才 有錢，我叫你交給我，開一個學堂公司，你不肯嗎，有錢，去送給和尚化。

丈 搶的不是錢，是首飾。

才 誰搶的呢？

丈 就是那個賣皮袍子的王一聲，邀着一幫匪人來搶的。

才 在那裏搶的。

丈 在廟裏？

才 廟裏有和尚麼？

丈 有和尚。

才 和尚爲什麼不管。

丈 我亦不知道。

才 那些匪人那兒去了。

丈 都跑了。

才 唉！首飾是金的罷。

丈 可不是真金的，就對了八成銅。

(自註)太過。

才 可惜了兒的金子，老哥哥，你有什麼法子，把匪人抓回來，把首飾問他們要回來？

丈 我來找你想法子，你倒問起我來了。

才 噯唷，可惜了兒的金首飾，我是一點法兒也沒有。

丈 你想出法子來，我謝謝你。

才 謝謝我，真的麼？我想出法子來，你謝我多少錢罷。

(自註)太過。

丈 咱們兄弟兩個，還講錢麼，我準謝你就得了。

才 嚙，我有一個好法子。

丈 什麼法子？

才 你可真謝我麼？

丈 謝你。

才 把匪人都找了來，同他們好好的講，把首飾要回來。

丈 匪人都跑啦。

才 咦，我忘記了，等我再想一想，嚟又有法子啦。

丈 又有什麼法子？

才 我們兩個，沒有什麼高著兒，去找那位，那位，你看，你看，我把他的姓，又忘記啦。

丈 誰呀？

才 有鬚子的。

丈 有鬚子的可多著呢？

才 帶眼鏡的。

丈 你亦帶眼鏡。

才 那麼那麼，唉唉，那兒不來了麼？

（正上低頭走）

才 噲，好久不見。

丈 老先生，我真想不起你來，你是個好人，你你救救我罷。

才 老先生，他的事，你全知道麼？

正 他的什麼事？

才 他的太太，在廟里被王一聲搶了。

正 王一聲的事體，你們可知道麼？

丈 他是把媳婦賣了，那是他自找的。

才 那你也是自找的。

正 你現在要找我做什麼？

丈 找你想個法子，把丟的東西，金簪子金鐲子取回來。哦，還有一個人呢，把我那一口子也救回來。

正 我要去救王一聲的老婆。

丈 王一聲的老婆，你不要管啦。

正 你祇知道你自己的妻子，就不顧人家的妻子了。

丈 我這我這，不止一個人，還有東西呢，金，金首飾。

正 現在我是可以幫你的忙，你先幫我一個忙。

丈 全都可以。祇要不是錢。

(自註)太過。

正 就是錢，王一聲的老婆，賣了六百塊錢，我要去贖她回來，我已經有了五百五十了。

丈 還有五十，你問他借。

才 我身邊一個大錢沒有，他帶著一百塊在身邊。

丈 有錢，我不借，你亦不能搶我的。

正 我這個人，你是相信得過，你要利錢，我亦可以。

丈 出利錢，等我想想，我要是借給你呢？

才 老先生幫你，把人同首飾取回來。

丈 我要是不借呢？

才 可惜了兒的金首飾。

丈 我還是不借。

正 有事不便奉陪，改日再談。

丈 我就是借了。

才 老先生回來，他肯借啦。

丈 (數)五十塊。(交，縮)

正 五十塊。

丈 三分利。(交,縮)

正 就是三分利。

丈 一五,票子是新的;一十,真好看;十五,沒有數差罷?二十,是不是四張?二十五,全是本地的,不用貼水。三十,三分利真便宜你。三十五,(向才)借錢你可是保人。四十,老先生……四一,四二,四三聲音都好聽。四四,四五,四六,四七,都是站人兒的,一塊錢多一個子,四八,四九,老先生,算五十罷。

(自註)太過。

正 我是有正用的。

丈 我們真是交情啊,五十,給你一個足數。

正 你們不必著急,我先救王一聲的老婆去。

丈 你可別跑了。

正 只要匪人捉到,首飾大概還不要緊,我聽說匪人已經捉到了。

丈 我謝天謝地。

正 我從這邊走啦再見。(下)

丈 你可快來，嚟！這是頭一回，爲了我的老婆，這樣的急法，真是頭一回，爲了我爹媽，也沒這樣急過。

才 金首飾能回來，別的不必說啦，可是別忘了，你得謝謝我。

第五幕 廟門

賣花生米阿 (開幕)

(自註)一，以下乃 Epilogue，二，或謂宜將辦貧民小學一層演出，廟應改爲小學，一羣貧民，皆入學讀書云云。此便近於傳道，C. Hamilton 論 Pinero 云 “Pinero does not talk about life; he exhibits life, and leaves the talking to individual Spectators.”

販 賣花生米。好，你們又來啦。

甲 我們反正是沒有事。

乙 你喫過飯沒有？

販 算喫了罷。

力 喫是喫啦，沒喫是沒喫，什麼算喫了罷。

販 作天稱了幾斤雜貨麵，我媽先喫了，存下不多，今天我當早飯也沒喫飽，眼看得不能再喫啦，可不就是算喫了麼？

甲 我們餓一頓飽一頓，還算是福氣。

乙 這話不錯，多少闊人，現在都完啦，我們倒還是這個樣子。

力 我還是拉我的洋車。

甲 對呀，就提眼前的事，像王一聲。

販 王一聲，這個新聞，現在到底怎麼樣了。

甲 以前的事，我不知道，就打他賣了媳婦兒說起。

力 他沒賣媳婦兒以前，跟他姑丈借錢來著，姑丈沒借給他。

乙 他姑丈姑媽，不是很有錢麼？

力 好，很有錢，送給和尚化行啦，做好事可不肯。

販 聽他說罷，賣了媳婦兒怎麼樣？

甲 他賣媳婦是那一般匪人勸他的，賣完啦，把他錢又騙了。

販 這可不是白賣了麼。

甲 他姑媽到這個廟里燒香，他同他姑媽講話，姑媽不理他，他就把他姑媽打了。

力 聽說打得很厲害。

本 打了不算，那一幫匪人把首飾全搶了，這一下，他姑丈可就急啦。

力 土匪跟王一聲全抓住了。

甲 抓住拉，罰了十年苦力。

販 這可不是玩的，現在他媳婦兒呢！

甲 咳，更可憐啦，自己把剪子通死了。

（自註）結王之妻。

乙 真是可憐。

販 王一聲有一個兒子呢？

甲 他兒子倒好啦，一個老先生買了去，教他念書
啦，將來到許有個出息。

乙 要學本事，可得趁早，像我們就是小時候自己
不好，今天纔這個樣子。

力 提起王一聲，又是可憐，又是可氣。

甲 不必氣人家啦。

(苦力走過)

王 咳!(哭)

九 王大哥，你怎麼這樣不中用，我們大家，都是
罰了十年苦力，我們哼亦不哼，就是你一個人
哭。

王 我是冤枉的。

巨 要冤枉，大家都是冤枉，不冤枉，大家不冤枉。

王 咳!我是你們害的。

下 我們害了你啦，你害了我們啦。

王 我從親戚家裏回來，你們未，勸我賣媳婦。

九 你沒有錢，不賣就是餓死。

王 後來我有了錢，你們邀我賭，把我的錢騙完了。

下 你自己情願來賭的。

王 我的姑媽，是你們叫我打的。

九 你的姑媽，本來不是人。

王 你們都搶了首飾，我是一樣沒拿。

下 誰叫你自己飯桶。

王 到了現在，兒子也賣啦，媳婦也死了，一塊錢沒落下，罰我十年苦力啊。（頓足哭）這一輩子，不就完了麼？你們害得我好冤呀！

九 你還冤嗎？你身邊一個大錢沒有，罰你苦力，你倒有地方喫飯啦。我們一個都有幾百塊，也給你拖在裏頭，現在也變成光蛋。

下 你還怪我們呀，你要不賣媳婦，我們窮雖窮死也不至於罰十年苦力，這不是你害了我們麼？

王 都是你的姑媽不好。

僕 依我說，都不怨別人，怨自己。

三 怨自己沒有能耐，不會找飯喫。

九 你們也糊塗，這是命該如此。

三 我們是命，王大哥不是命，王大哥家本來是有點底子。

下 有底子也不行，坐吃山空。

三 就是這一點該怨自己，年紀輕的時候，像我們太窮啦，不能不自己找飯，像王大哥，家裏事不用管，很可以學一個手藝。

僕 他本來好好一個人家。

三 王大哥也是個好人，我們交了幾年朋友，王大哥是規規矩矩，從來沒有跟着我們胡鬧過。

九 這倒是實話。

三 要不是餓極啦，也不會做這種事。

下僕 肚子沒得喫，身上沒得穿，真叫沒有法子。

三 我說不怨別人，就怨自己，沒有能耐。

九 王大哥全叫爹媽害的。

王 到了現在，我還怨我的爹媽麼？(哭)

九 (哭)提起來,我亦怨我的爹媽。

三 現在都明白啦,遲啦。 一入下

巡 (上)你們就顧講話,不走路啦。

同 是是是,走走走。

(自註)結王一聲及衆無賴。

乙 (低)你看這不是王一聲同一幫匪人麼?

販 這多可憐呀!

力 沒有飯喫,也不必做這欄,這叫做自己找死。

甲 你就不必說啦,好比你罷,要是有一天病躺下了,你家裏有得喫麼?到那時候,免不了就想這種主意。

販 對呀,我們比他們也差不多,將來我們都不得了。

(丈正上。乞隨。)

乞 有錢的老爺們,把一個把。

才 (上)(乞避)(正拍廟門)

乙 你亦來了,爲什麼不問你叔叔討錢。

乞 我不問他討。

(正丈入廟門。賊拉才。)

賊 捉賊捉賊。

才 什麼東西？

賊 你搶我的帽子。

才 我幾時搶你的帽子？

賊 你頭上帶着的不是？

乙 對呀，這頂帽子，是他的怎麼到他頭上去？

甲 真怪。

才 你敢訛我，我打你。

賊 你搶帽子的賊，你打我，我亦打你。

才 什麼東西！（打成一堆）

巡（上）爲什麼？

力 他們打仗。

才 他搶我的帽子。

巡 你搶他的帽子麼？

才 他是胡說，我是李飛人，誰不知道我是財主。

甲乙 帽子本來是他的。

賊 你看大家都說是我的。

才 我打你。

巡 走，到巡警局裏去。

才 我是財主。

巡 你有理，到廳裏去講。(拉下)

乞 (笑) 這個真是活該。

甲 他是你叔叔，你還笑。

乞 他平常一錢如命，要搶小偷兒的帽子。

乙 那一個是小偷兒麼？我們天天看見他，我們還不知道。

乞 是個小偷兒，偷我叔叔沒偷着，我叔叔把他帽子搶過來啦。

販 這不太難了麼？

甲 比王一聲的姑丈差不多。

乙 王一聲的姑丈，剛纔來了，進廟裏去啦。

甲 他來幹什麼？

乙 許是來接他的媳婦兒。

甲 他媳婦兒還在廟裏啊。

力 睡在廟里好幾天啦。

甲 這是和尚廟，咦！

乙 他亦不怕丟臉。

(丈正扶姑出)

正 路很遠，坐個洋車去罷。

力 不拉，不拉。

丈 不坐，坐洋車還要錢呢。

(自註)太過。

同 噯！

(丈姑急下)

正 你們嚷什麼？

同 我們多看沒有良心的人，得了報應了。

正 (嘆氣下)

甲 愈是有錢，愈是看得錢重，愈是勢利。

乞 這話說得真不錯。

乙 師父，我問問你，那天打得怎麼樣子？

力 打完了怎麼樣？

尙 不必說了。

甲 你說說，我們聽聽。

尙 不可說，說了也是造孽。

乙 不要緊，你說，我們替你造孽。

尙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普渡衆生，觀世音菩薩。

完

趙閻王

劇中人物表

(以登台先後爲次序)

趙閻王

老李

小馬

營長

又兵多人

王狗子

黑物多個

前清縣官
衙役多人
老者
婦人
洋人
洋奴
土匪

第一節

第一幕

這件事發生，在一個軍營裏面，這軍營所在，本是一個荒村；這荒村卻離城不遠，這城內便有萬千居民，正是人煙稠密，市場熱鬧。這荒村內除了一家糧食店，五百個兵，沒有別的人家。這一營的人，因天冷都睡去了；點得洋燈，生得火盆的，就祇營官們居住的幾間屋子。

這一間屋子，便是營長的臥室。靠後壁儘左，放着一張軍用三摺鐵牀；牀上有白狼皮褥子，西式枕頭，粉紅湖縐的被，靠左邊安着一張上有裝鏡下連衣櫃的矮桌，桌上手鎗一支，軍刀一把，除下來的軍帽，解下來的皮帶，還有粉盒香皂鏡箱香水瓶等，橫七豎八的堆着。右壁上懸一軸美人畫，畫右有門，通着院子。畫左釘上，掛幾件營長的軍服，後壁上偏左有四方紙糊小窗，現時關着。窗前堆了兩隻木箱，都有軍需課封條。屋左牀前，小炭火盆內，還有餘火。屋右當地，放着小方桌子，四把椅子。桌上兩盞洋燈，一盞未點。一盞點着，卻是無甚亮光，想是油盡快滅了。

右首的門，猛地開了，走進一個人來；身上穿的灰色軍服又舊又髒；褂子上的鈕釦，有好幾個早已脫落；腿上也無扎布，祇散着腳管；一雙老棉鞋，當差的日子久了，前面有點張口。他彎着背，聳着肩，滿臉都有紋路，鬢邊微微灰白。他沒精打彩，很

是疲倦；雖祇四十來歲的人，然而世上的風波，經得多了，看來卻像五十出外。

他手裏提着一把磁茶壺，想是剛沖得一壺滾水。進了門，轉身把門關上。在方桌上取了一個杯子，斟了半杯茶，自己慢慢的喝着；又把兩隻手捧着熱茶壺煖手。茶喝完了躊躇了半晌；忽然想起他本來要做一件事，連忙將茶壺放在炭火盆上溫着，又略略撥了撥炭；拖過一把椅子，想坐在火盆旁取煖；忽地走到紙窗邊，朝外望了一望，搖搖頭自言自語的打算起來，

軍人 這是早晚哪！許有半宵多哪，早哩！還得一回兒功夫，纔會回來。（看着門）咱溜罷！回到自己棚裏，找點什麼吃的，再睡他一個大覺。這十六圈麻將，總得四更天，纔完得了。他媽的今天，真冷！（走到門旁，忽又轉念）算了罷，還是好好的當差罷！這幾天營長輸得多啦，咱也就沒交好運，碰上都是釘子，回頭屋子不煖

啦，熱茶沒有啦，咱是幹什麼的！（坐火盆旁，）這清茶愈喝愈餓得荒。（對着火盆呆看了一刻，覺得身上冷起來，渾身打戰，在牀上拽了一條粉紅湖縐被，裹在身上，重復坐下。纔要打盹，聽得門外一響，趕快立起，把被放還，那門外卻再無聲息了，便罵道，）沒有回來，活見鬼麼！

（有人把門輕輕偷着開了，伸進頭來，低聲喚道，）喂！趙大哥。

趙大（轉身，低聲，）是你在外頭裝孫子呀！敞着門，熱氣都跑啦，要進來，快進來罷，老李。

（老李也是個軍人，不過二十多歲，軍服雖是舊破，精神卻還振作，他躡著腳走進來小心關上了門。）

老李 這兒就是天宮啦，你上咱棚裏去睡去，不凍結實，纔怪呢！（指牀）今兒輸贏大啦。

趙大 知道！

老李 王排長贏了也不敢說歇，多半非幹到天明不可。

趙大 那一天不到天明呀！（指着洋燈）一宵總得點兩盞燈的油。

老李 （從懷內取出一瓶燒酒來，）來一杯罷！

趙大 （桌上取了兩個茶杯，把酒分開喝着）好白乾！

老李 小鋪子的掌櫃，進城來著，捎來兩瓶，一瓶賣半塊錢，真不講理；獨家的生意嗎？村裏也沒有第二家糧食店。

趙大 小鋪子不是不肯賒賬嗎？（聽着話，一面他將原點的燈吹滅了，另點了一盞。）

老李 肯！聽說快關餉啦。

趙大 聽誰說的？

老李 小馬。

趙大 小馬不能知道。

老李 嘿！（吃了兩口悶酒，對着木箱，瞥了一眼，

未便即說來意。)趙大哥,您跟著營長當差,比小馬可知道得多啦,我說大哥借幾個錢行麼?
趙大 (笑起來了)和尚碰見禿子,兩頭都是光光的。

老李 別說這個,您比嗒們好!

趙大 打那兒好起來?嗒們當軍人的,指著的就是餉;這營裏好幾個月不關餉啦,誰還不乾!

老李 您也是真沒錢哪!

趙大 有錢(說反話,)這有五個多月,沒見一個大餉啦,誰家王八孫子的錢多著呢!(呪了一句,略出得胸中惡氣。)老李,這還是走著一鼻子的好運,每天沒有斷了口糧,等著罷!

老李 (憤然立起)等著!這不等著麼?嗒們是苦差使呀!幾兩銀子的餉,就是他媽的賣命錢!大哥們一條命,就值得這八兩銀子一個月,還要欠著五個多月麼?嗒們爲什麼來著!

趙大 真是。

老李 天下沒有會當差不會吃草的王八旦，一匹馬還要吃糧食；嚙們的餉，是半年不發，差使是半年不派；要是出的差，開的仗，那怕他媽不關雙餉，總有法子找補找補，打死啦。也算啦。大哥！我這話對麼？

趙大 對！對！（默然有感。）我想都有個命，嚙們命該倒霉。

老李 當兵也有走運的，你聽說過新編的第八十九師嗎？本來是一旅，改的，正招著兵哩！不欠餉，給現錢，

趙大 聽說過。

老李 好多位兄弟們想著；這兒不幹啦，欠的餉也不要啦，痛痛快快的一走，那兒給現錢，上那兒去當差。好，寧輕不發財，老了等著退伍解散哪！

趙大 （想起從前，又念到將來，不勝悽然。）再上別處去嗎？

老李 大哥，您也這麼想嗎？

趙大 （又轉了一個念頭，臉上微有笑容。）老李，
坐下！

老李 （不甚明白趙大的意思，糊裏糊塗，在方桌
旁坐下。）

趙大 嗒們皮包著骨頭肉的，都有一個運氣一個
命。嗒打十八歲死了爺，出來找飯；二十多歲
當兵，到過兩廣，出過口子，四川打苗子，南京
打革命黨，河南拿白狼，什麼地方沒有去過，
什麼東西沒有吃過，什麼大事沒有見過。（順
手將矮桌上手鎗，拿起，看了一看。）拿著這支
鎗罷！有六個鎗彈，祇許要七條命。不許要五
條命。弟兄們說咱狠似閻王，咱姓趙的，一輩子
沒有吃過別人家的虧。（得意極了，拍胸着）今
天！（不覺聲音悽楚，）趕閻王有四十多歲啦，
你看！咱還成個什麼東西！（冷笑幾聲，）趙閻
王不是沒有闖過，（嘆氣）唉！好吃的，好喝的，

金錢，大洋錢，到手還有不要的麼？可是命裏沒有，水裏來，他湯裏去，發財呀！姓趙的不打那麼想啦！

老李 大哥在這兒餓得樂啦。

趙大 咱不樂，咱也不怨。

老李 打臉水，倒溺壺，沏開水，抹桌子，大冷的天守著夜，招罵，挨嘴巴，做奴才，做豬，做狗，這還不樂！

趙大 你罵人，我打死你！

（兩個人睜眼對看了半晌，便似兩位兇神）。

老李 （不願弄糟了事，所以按住怒氣，）大哥！咱是替你冤得慌，有了發財的路子，不能跟您提，南邊北邊，招兵的地方多著哩，去呀！準有好處。

趙大 （是過來人的話，）南邊北邊麼？反正總是一樣啊。

老李 不，您聽我說，咱們營長上頭，不是五爺麼？

五爺不算大，祇管一旅幾千個人，上頭有師長，管一萬幾千個人，這上頭還有大帥將軍，他有錢有勢，京裏的總統都比不上他，譬如說罷……

趙大 這個我全曉得。

老李 我提的這位招兵的主兒，也算是師長，可是管著一省的兵，就有一樣好處，(湊近，鄭重說出，)是嚙們這兒大帥將軍的仇人。

趙大 這是怎麼說？

老李 不論什麼人，他都肯收留；要是吃過餉，當過差的，還許派個連長；要是在嚙們這兒大帥將軍手下不幹了去的，那是格外的紅。

趙大 咱就不信！

老李 這是新鮮事，頭幾年不這麼著，敢不是因為仇大了。(停了一停，)管他那些麼？他們有仇，是嚙們的好處，嚙們去，還能不紅麼！

趙大 (搖搖頭，)你說得多麼容易！

老李 溜!

趙大 溜得了麼!

老李 行!打這營裏出去,別向西!向西十來里地,就是城,城裏人多熱鬧,給人瞧見,那就不方便啦。出去衝北,不到二十里地,有個大松林,周圍也有二三十里,山上山下,連成一片。這個林子,白天進去也是漆黑,本沒有道兒可走,地上盡是枯葉,爛樹枝,死老鼠。這個林子,鎗打不到,眼看不見,就有千軍萬馬,也是無用。要再一亂一迷道,還許進不去,出不來。像咱們人少,認定了方向,穿過林子,走過山,那就離得他們遠啦,怎麼會溜不了!

趙大 不許他們繞著道兒過山呀!要是給他們追上……

老李 繞過山來,咱們已先走了三天啦,追不上!

趙大 追上拿住,這是鎗斃呀?

老李 (心裏着實有點害怕,)你拿鎗斃來恐駭我

呀!

趙大 逃跑拿住，這不比是喝醉了酒，要個錢，打壞了人，或是玩個把閨女，犯了這幾樣，還可以求得下來呀！你逃跑，好麼！上頭化了錢養着咱們，爲的是有了事，嘔氣講打，咱們拚着性命出個力，爭這個面子，這纔叫忠心，你現吃著他的糧，要上別處幹去，太不懂得恩典啦！這化錢的大帥，不鎗斃你，鎗斃誰！

老李 都行！這是拿住了的話，（心裏不服，出語強硬，）可是老天爺全看見啦，吃糧當差，憑甚麼叫恩典哪！有甚麼好處，到過咱的身上來！

趙大 你去那別處，準好許多麼？準比這兒好麼！準有好處麼？（苦口勸他。）

老李 有拿著現錢招兵的。

趙大 對呀！不欠餉給現錢啊，（問他一句，言外有意，）給多久呢！

老李 （無話可答，連喝了兩杯酒，坐下自己尋

思。)

趙大 給不了幾天的餉，銀子也完了罷！（老李喝
酒，不去答應，）再說，你的新弟兄們，許不如
這兒舊夥計，倒同過甘苦的。你那位新大帥，
許比嚙們的脾氣更壞，侍候不對，就要吃虧。
（老李回過頭去，不要聽，）再說現今的世界，
那一個營裏不鬧窮，那一位騎著馬掛著刀的，
不指著訛詐駭騙，害了人，刻薄了自己的弟兄
們，發的財！（加勸一句，聲音懇切，）到處都
是一樣啊！你將就點兒在這裏登着罷！（老李
狠狠的睜了他一眼。）再說你自己就沒有安著
好心，人家就有好處到你麼？你還想著紅起
來，當連長，做熱夢麼！

老李（立了起來，頗有點醉意了，身子搖擺着，口
齒不甚清楚。）咱這去，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
子去的！（他並不很醉，不過借着一副酒臉，胡
說亂道，）官高錢多，天下通行，今兒的世界，

做大大的壞事，是高升發財；做小小的壞事，是挨罵送命；要是安著好心行好事，那是行不去！（拍着桌子，）咱要的是功名，大洋錢。什麼叫天理良心，一脚踹得遠遠的去！（提起腳來待踢，卻跌坐在椅子上。）

趙大 你醉啦？

老李 我說的是實話！

趙大 走罷！走罷，走罷，歇歇去罷？

老李 我說的是好話呀！

（老李立起來，脚下還是不穩，趙大過去攙扶，被他一把推過。他慢慢的走到門旁，在門上摸了兩摸，摸著轉手，開了門；那冷風迎頭一吹，他立住了腳，直了腰，深深地呼了兩口氣，人便明白過來，恍如夢中初醒，在屋裏四週一看，見有一個人正呆呆的望著自己，那人正是趙大；他似笑非笑的哼了一聲，便似失落了寶貝，重又拾著一般，不覺得意，轉身重復關上

了門，一步步走過來。)

老李 大哥，你瞧！我怎麼就糊塗啦？我把正事給忘啦。

趙大 你還有什麼正事？

老李 咱要借支幾個月的餉，好過個下半世。

趙大 (覺得怪極，)借……餉……

老李 就是，就是！

趙大 上那兒去借？

老李 問這屋子借！

趙大 別在這兒胡說八道啦！

老李 這屋子裏的錢多著呢。大哥，我跟你商量，這件事你別跟別人提，營長，他富著呢！

趙大 呵呵！富著呢，

老李 這件事祕密著呢！——大哥，我沒喝醉——小馬呀！他說的，他知道，他看見的！也是碰巧，小馬說，嚙們的餉，早打上頭領下了啦，兩個月的，有八九千塊大洋……

趙大（不耐煩），沒有的話，領來了餉，怎麼會不發呢？

老李 那就不許麼？營長準是有個用意啊！

趙大（忽然立定了，自己尋思起來，並不答言。）

老李（以爲趙大未曾聽見，接着又說，）大哥，你這九千塊錢的鈔票，營長一個人藏着，都在這屋子裏呢！

趙大（搖搖頭。）

老李 是真的，這是咱們兩個人的機會，過兩天這餉就許發出去，那就遲了。

趙大（斷定這事是子虛烏有，在他雖是旁人，卻義當將此事的是非虛實，辨說明白，他是真心實意，並無強僞，所以字字說來沉着響亮）餉！確是沒有領下來咧！

老李（不服，）咄！不講理麼！

趙大（十二分信得過，）我知道！

老李 營裏五百個弟兄們，都不知道，小馬問過排

長，排長都不知道，你……

趙大 我(不慌不忙,)知道!

老李 你憑什麼,就能知道!

趙大 (十二分拿得定,一字一字慢慢的說。)營長的事,就是咱的事,營長心裏的事,沒有不跟咱明說的。要是打早領來了餉的話,必然打早跟咱提過啦;這前後一字不提,準還是餉沒有領下來。

老李 大哥!我沒有喝醉,您纔醉咧!

趙大 你就不信,嗒們營長,還能瞧得起個人。

老李 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他罵你王八旦,打你的嘴巴!

趙大 (直認,)有的!(激昂,)可是他也把咱當做個人看待來著,他使用著咱,他信咱,(轉緩,反是語語沈痛,)當初咱惹下大禍,東奔西走,無地投奔。咱說,一個人,難道真是一點天良沒有麼,倘若有人肯將我收留,讓我改邪歸

正，咱從此以後，準要做個仁義之人；咱到這營裏，伺候著營長，早早晚晚，差不離也四年啦，纔有今日；營長把我當做他的心腹近人，大事小事，好事壞事，一齊交託與咱，有不能對人家說的話，也對咱說，有不能不背人家的事，也不背著咱，這是爲了什麼？營長口裏不說，嚙心裏還能不知道麼？這是營長明白咱的忠心好意，感激報恩，所以他使用我，信我，那怕他罵打，他不怪我，我不恨他，別說這九千塊錢，就是九萬塊錢，也不肯欺瞞咱姓趙的呀。

老李（聽得這番慨然直談，便知取銀非易，卻還不肯歇手。）大哥，您這個話，說得真明白呀！營長有事，不肯欺瞞了你，爲的是他念著姓趙的好處，大哥，姓趙的真好福分呀！

趙大（看了他一眼）

老李（連着說，）胡金標受凍成病，不能上操，湯

藥不全，睡在棚裏受罪，營長沒念著呀！張得勝賒人糧食，領不著餉，還不了帳，跟人口角打架，回來記過，監禁三天，營長沒念著呀！諸位弟兄，讓人支過來，捧過去，趕著，罵著，好似四蹄落地，不會開口的牲口，一句話回得不合，三十五十軍棍，打完啦，還得支撐著傷痛，謝恩當差，營長沒念著呀！幹了這個損鎗的買賣，處處招恨，做了好事，滿不提，壞事不論什麼，都歸在咱們身上，祖宗八代，都給人罵夠啦，營長沒念著呀！京北戰事，弟兄們糊裏糊塗，傷傷死死，到底圖了什麼，幾百人埋在一坑，上無墓土，下無棺木，營長沒念著呀！有人把咱們當做個人來著！

趙大（綳了眉，默然無話。）

老李 這領來的餉，咱打聽得確實，計算過多時；這亦不是營長自己的錢，藏著不發，多半是存了刻扣軍餉的心，他的來歷不明，咱們以賊偷

賊，也沒罪過；洋錢到手，立刻別處投軍，他也許怕人議論，不敢聲張；就使拿咱，咱們穿過林子，遠走高飛得久了！

趙大（仍有不以爲然的意思。）

老李 這屋子裏的銀子，就您大哥知道，別人翻箱倒籠的費事，還許找尋不著，況且您是家貓，咱是野貓，那兒有撇下了你的道理；我今晚此來，本爲邀你同道而行，指着著錢，跟您講話，無非爲此啊！

趙大 別說沒有餉銀，就是滿屋子堆著，營長派咱在他自己屋裏看守，咱也不能幹這個昧心的事！

老李（未肯決裂，）大哥，您獸守著幹什麼！難道您還有什麼指望麼？還是能升官？還是能發財？爲什麼不趁著頭上有黑髮，嘴裏有白牙，混幾天快樂日子過過！你說營長念你好，信用著你，您記不得王狗子麼。他跟咱們的（低

說,) 旅長, 多年朋友, 多大的情分, 怎麼後來王狗子的命, 還送在旅長手裏呢!

趙大 (提起王狗子的事, 忽然大怒, 臉色改變, 眼都紅了。)

老李 您說什麼, 就是什麼, 咱們不去投軍也罷! 這拿性命掛上鎗尖兒上找主顧, 不定那一天, 就許虧折了老本, 大哥有了這幾千大洋, 回鄉還不夠下半世的澆裹麼! 大哥! (不應) 大哥! (不應, 老李性急起來,) 這銀子在那兒藏著, 您給指出來罷!

趙大 (看得此事無法了結, 他祇不回答。)

老李 (又恨, 又急,) 這銀子我是吃定啦, 咱就是要借用幾千, 今天不成不散! (惡狠狠地,) 合著吃人命官司罷!

趙大 好無法無天的話, 你人不怕, 鬼不怕, 你不怕 (指着天) 老天爺麼? (擡頭一望, 不寒而慄,) 舉頭三尺有神明, 老天爺看著哩, 報應有

遲早，誰也放不去，誰也跑不了，殺人的償命，
有冤的報冤！

老李（蠻，）誰他媽的不要發財的？別攪了人家的事，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送他媽的一條昏蛋狗命上西天！

趙大（定，）趙閻王老啦，拳頭還不老，別說銀子，這地上的塵土，也不許誰帶一點去！

老李 你可真是盡忠報國呀！

（老李口裏說着，兩眼祇顧在屋裏四周打量。）

趙大 幹什麼？

老李（三脚兩步，走到矮桌邊，）尋一尋！

趙大（上前攔阻）幹不得！

老李 混帳！（就是一拳。）

（趙大被他打昏在地，半晌不能出聲。）

•（老李得了空，慌亂著搜尋屋裏所藏的軍餉，先把牀上被褥翻起，不見有物；急將矮桌上層抽屜倒翻在地，一看也不過是舊書爛紙，碎布

破鞋；連忙又開下層屜子，祇見滿滿盛著許多衣服，有散的，有包的，摸一摸，想是裏面藏著東西，急切中看不真，便把屜子拖到方桌邊，就著燈光仔細翻尋，長衫短褲，丟得滿地，提出一個衣包，一頓撕扯開了，可是衣服之外，別無銀錢；他氣極，將包摔過一邊，蹲下去，彎著腰，再待摸索。）

趙大（這時已經醒回來，扶著牆勉強立起，桌子上的手鎗。一把撈在手裏。）

扔下！

老李 好東西！（霍的立起，捏著拳頭，轉過身來待打。）

趙大 你！（擎著手鎗，對準老李。）

老李（改口，）嚙們也是老夥計們！……您看！…
（人急智生，）這是圖個什麼？（說到什麼兩字，猛撲趙大，奪住右臂，三扭兩捏，將鎗打落在地，一脚遠遠踢開。）

趙大（順勢抱住老李，口裏大呼，）拿強盜！拿強盜！

（老李捨命掙脫，趙大死也不放，兩個扯抱在一處，祇在房子裏轉，牀鋪拉翻，桌椅碰倒；正打得一片聲響，祇聽得那屋外也是萬聲齊起，人語嘈雜，脚步往來，並那警笛，經人緊連吹著，一遞一聲，嘯嘯的叫。）

（老李將趙大狠狠打了幾拳，按在地下。）

（趙大漸漸支持不住，但仍抱著兩條腿，不肯放鬆。）

（老李一步步向門退走，把趙大和身在地上拖。）

（祇見幾個武裝軍服的人，推開門，搶進來，先揪住老李。隨後進來的一個，雖也穿著軍褲皮靴，上身卻是一件黑緞對襟皮馬褂，頭上不見軍帽，卻戴着紅結小瓜皮，他服色不倫不類，固然可笑；但他自有一種氣度儀表，便像個

行權發令的身分。那警笛已是住了，屋裏外的兵，都候著他的號令。

老李（用力掙，）哥兒們！……放手！……這不干衆位的事！

兵 營長拿你！

（老李方不言語，心裏恨恨，雖知身犯軍法，他生性強橫，也不畏懼）（趙大還輪在地上，未曾放手。）

營長（踢踢他，）滾起來！你說！

（兩個兵，半拖半提，將他拖起，站在一旁。）

營長 這成什麼？

趙大（一路喘着，）回營長的話，李連成殺人放槍，……安心害人，他要打槍，……在屋裏尋出餉銀，都要算他的！

營長 誰說這屋裏有餉銀？

趙大 營長問他，……他好不是東西，喝酒閑談來著，說的都是混帳話！

營長 (看屋裏天翻地覆，桌上還有酒瓶，心中大怒，拿酒瓶慣得粉碎) 混帳東西！你們不是自己找死，整營的人，都鬧了起來啦，我不重重辦一辦，我不用再幹營長，你們吃著糧，老實當差不好，想造反，很好！很好！（對護兵說），拉出去！鎖他在院子裏，替他醒醒酒，（對老李），今日我沒有功夫，明天拿軍法來慢慢的問你，鎗斃你，還不省事！

老李 姓趙的，你聽說，咱們有冤報冤，有仇報仇，老子活著不能見你，做鬼也是後會有期，你記著點兒罷！

（護兵將老李拉出。）

營長 (追呼，)小馬！

小馬 (在門外應，)咱！

營長 去回排長王老爺，就說沒有什麼大事，牌可以打下去，叫他們別散，我還要翻本，我就來！

小馬 (門外應，)咱！

趙大 (拾起衣服,慢慢折疊,)還好!沒有丟東西。

營長 (到底信不過,自己關上門,從牀下拖出一個手提皮箱,開了查看,上面也蓋著幾件舊衣,底下卻藏著一包一包的,都是鈔票,匆匆點了數,見確是一無短缺,並未翻動,纔放下心;轉又惱怒起來。)這個東西該死!真要搶去餉銀,我纔白忙得冤哩!哼!好現成便宜的事!(取出一捲鈔票,重將皮箱關好,藏在牀下。)

趙大 唉!(立刻縮住,他乍見了這許多鈔票,很吃一驚,方知老李說的話不差,營長竟然背著他私藏下餉銀了;他心裏痛苦,真比刀割還要難過,一肚子說不出的惱恨,代人固然不平,自己也灰心,便舒發在這聲抑遏不暢的嘆息中;停了手,張著口,眼睛釘著營長,祇是發呆。)

營長 (瞪了他幾眼。很有氣,噤咕罵著),狗樣子!
(鈔票放在懷裏,待走出去。)

趙大 (開門伺候著。)

營長（走到門口，忽然立住，看了趙大兩眼，拍拍的一連打了幾個嘴巴。）昏蛋！這兒是什麼地方，閑雜人可以進來的麼？噯！你看的什麼屋子！

趙大（不敢分說，不敢躲打，）咱！咱！咱！

營長 你隨便得很，還讓李連成來喝酒閑談，膽子大極了！明天餉銀如有短少，我都問着你，可惡的東西，我有工夫來收拾你！（說完就走，碰的一聲門關上了；那脚步聲，愈走愈遠。）

（趙大眼睜睜的，半晌不動，慢慢轉過臉來，瞅定了那牀下皮包，好似尋著仇人一般，所有怨氣，都要出在他身上，汹汹的衝過去，急待動手，忽又立定，再三按捺，勉強制往，逼出一聲狂笑來。）

趙大（乾笑），呵呵！菩薩神靈，瞧見了沒有？（揮臂，問天）凡人存著好心的，有天良的，老實的，講究忠義的，都是傻子罷！（恨了一回，自

想何苦，那匪眦必報的行爲，就做來，也不值得，搖搖頭，擺擺手，)爲人還是做一個傻子的好！(重去拾起衣服，一件一件，撲去塵土，放還在屜子裏，)本來這錢，數目不少呀，九千多塊哩，您想有錢有福，還怕不能買幾頃地，蓋大房子，養牲口呀！做財主是好的，怨不得老李起這個心。(尋著了手鎗，放在矮桌，)老李這可完了，明天軍法，問得不好，真許鎗斃，這樣死也冤得荒，他恨我可恨透啦，必不肯善罷甘休，我看躲著他點兒的好。爲甚不上別處去呢？(將幾本舊書，齊了又齊，心裏原是想著別事，)像我一個窮光棍，一個大沒有，不帶著錢，無路可走呀(猛回過頭去，望著那藏錢的皮箱，半晌，似乎有點動心，)我這個……不過是個偷竊小罪，作的惡有限不多，還說嚙們吃苦受罪，還算少麼？可以說取之無愧！(轉過頭來，兩眼直視，再四尋思，立了起來，重又蹲

下,) 不對! 不對! 營長有什麼虧負著咱的地方?他(句)從前(句)有過好處到咱。(將兩個抽屜,放回原處,又去鋪理牀褥,)他的脾氣,可是真壞,火兒真大,從來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人。(立直了,頓腳,自己責備自己,)這種的差,當他幹什麼?又沒有做著軍官,還說有個貪圖;這做小兵的,還是圖個快樂,還是圖個太平,還是有名,還是有利,趙閣王,你怎麼那樣昏呀!

(貪念又起,)就是借用幾百塊錢,這一點兒,營長許不在乎,這一點兒,許不至於害他!(看了一眼皮箱,對天拱手,)咱對天鳴誓,諸位神道老天爺,我這是無可如何,借用幾百塊錢盤程,往他鄉躲仇避禍,有了這些錢,我上別處去安身,以後真要做個好人!(跪下,)諸位神道老天爺!祇此一回,永不再犯;倘若違反此語,亂鎗打我,不得好死!(立起來,看了看,屋

裏無人，便躡著脚走向牀前，剛要動手，不料呀的一聲開門，有人進來打斷。）

趙大（慌張，）小馬。

小馬（也是護兵，）驚著你麼？

趙大 營長的屋子，你隨便可以進來麼？你太可恨啦！

小馬 別罵！別罵！我是營長差來的，有公事，營長又輸啦，叫再拿幾百塊錢。

趙大 知道了，我就送去，你快請罷！

小馬（看著趙大這樣失神落志，也猜著了八九分。）我說趙閣王，有大米白飯，嚙們大夥嘗嘗，別一個人自己吃獨食，常言道，見者有份，您有發財的地方，求您帶攜帶攜，想著點兒小馬。

趙大 你說的是什麼話？

小馬 這個不用說出來，彼此心裏明白，營長管著餉銀，您是跟著營長當差的，‘門前有小河，擔

水容易多。(擠了擠眼睛,)對不對!

趙大 我不明白!

小馬 你是真不懂呀,明說罷,軍餉是天下人的公物,營長使用得,咱亦使用得,您是更不必說啦!

趙大 (心虛口軟,)好麼!幹那樣昧心的事,您別聽瞎話!

小馬 瞎話麼?

趙大 (勉強,)真是沒有這回事!

小馬 你敢說這屋子裏沒有銀票?

趙大 是沒有!

小馬 (目不轉睛,睨著趙大,)哼!

趙大 (別轉臉。)

小馬 好!(冷笑一聲,)沒有!就沒有罷!(走了出去。)

趙大 (恨恨,)你笑,你笑什麼,難道我還怕你,你也太會欺負人啦!(一面數說,一面將方桌邊

椅子推進放好，)這還是沒有拿著我什麼呀!
(立定向著門外說，)要是我這筋斗，栽在他的手裏，那纔真有個夠受的，我心裏是明白透亮，(坐下來，愁喪著臉)這麼大年歲，還來丟送這把老臉，讓小馬們恥辱取笑!(不堪想及，趕緊將兩手蒙著頭，掩了眼，)給這種不穀東西的東西作踐!比王八旦都不如麼!(慢慢放了手來，祇是呆想，一歇搖搖頭，一歇躑躑脚，一歇又起來走走，)小馬剛纔進來，一忽兒工夫，那兒就會瞧出什麼來!(使勁的說，)‘老虎不吃人，枉擔惡名，’這屋子裏有的是銀票，山後林子裏，有的是出路，左右是一拿，爲什麼不拿個三千五千，圖個眼下快活(憤激)，咳呀!咱一輩子，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毅然決然，)幹罷!送命就送命!也是值得的!(便去開牀下的皮箱。)

(那房門自己慢慢的罅開好些，碰的一聲，又

關上了，無非是風。）

趙大（駭了一跳，仍把皮箱踢入牀下。）是誰？（不應，又喝怒，）是誰？（不應，愈加疑惑，）是誰？仍不應。

（他蹣跚著脚尖，似捉鼠的怒貓一般，走著防著，悄悄到門邊，又立定聽了一聽，纔猛地把門拉開，祇見門外並無半個人影，此時正值嚴冬天氣，夜色已深，雖有點點星月，卻被個北風吹送的黑雲，掩住亮光，一片冷悽悽黑漆漆，對面不見，惟聽得空中似乎有萬種聲響，如人號，如獸嘍，如金鼓，如走沙，隱隱約約，令人毛骨悚然。）

趙大（一個冷噤，立刻關門，縮進來不由得凜然畏懼），有鬼！（如此膽寒心虛，總因種種惡意貪念，制止不住，便自己恨道，）趙閻王，你讓什麼東西蒙住了心，想起幹這種壞事？（天良發現，）生成的賤骨肉，我一定要學好，你一定

不讓我做好人做到底麼！

小馬 (開門進來,坐在椅上佯佯的,)營長叫你去!

趙大 (詫異,)叫我去!

小馬 快去罷! 營長早炸啦,叫你送五百塊錢去的,幹麼不送!

趙大 壞啦! 忘啦! (立刻從皮箱內,拿出幾捲鈔票,擡起身來,祇見小馬笑咪咪望著那藏銀的皮箱,十分眼熱忻羨,忽然一個念頭,恐防小馬有詐。)費心!您給帶去罷!

小馬 (坐在椅上不動,)你自己去罷,營長有話要吩咐你!

趙大 請您回!就說咱離不開,(瞟著皮箱,意思顯然,)這屋子裏有東西!

小馬 這屋子交給我,我替你看著。

趙大 (愈想愈疑,)你這個狗東西,別是調虎離山之計罷!(把手縮回,)這五百塊,也得說明白咧!

小馬 營長的錢，您倒小心，肯這樣的把守著，
誰不會出差子，營長自己都要不動嗎？（站起
來，）你不用忙，營長會賞你！（口吻惡毒）你自
個兒，怕不是有口難分麼，我替你說好去！

趙大（漸漸明白，這事情不妙，營長如若聽了小
馬這番言語，不偷也要冤他偷的，斷無好開
交。）罷了！罷了！（索性取許多鈔票，塞在身
上，收拾停當，將次要走，忽又聽得門響，連忙
搶了手鎗，回過身來擬著來人，那知疊面逢見
的正是營長，兩人都吃一驚，半晌無言，營長
退向門口，想阻住去路，趙大手起一鎗，那營
長中彈，稍一踟躕，趙大已衝出門去了。）

（急急閉幕）

第二節

第二幕

（這已到了路的盡頭處，當前一座遮天隔地的

大樹林，林子深處，蔓連模糊，結成一個黑塊，也不知此中是何世界；林子外邊，一根一根豎挺著的老樹，一堆一堆蹲踞著的礫石，其實兇惡。那夜更深了，些微星光，映在凍地上，一片清冷，遠遠聽得有鐵笛銅鼓之音）。

植大（脚走匆忙，直向前走，一見林子，尋塊石頭坐下），這可是松林啦，也有走到的時候！好呀！讓我歇歇腿，（搓摸著，對腿勸慰），夥計！今兒辛苦你們啦，到了老家，給你熱水燒酒，洗洗塵土，現在可不能鬆你，還得當一會兒差，送咱過林子去。（望來路，），這趟走真不含糊，一個勁兒的跑，二十里地，纔許有一個時辰。（靠著樹休息，聽得那若斷若續的銅鼓不覺心煩），勃郎郎！勃郎郎！倒靛鼓總不住聲，擡腿呀，指打鼓就能趕上麼！（張追兵不見），別說這有多遠啦，一百步都瞧不真嗎！（擡頭）滿天烏雲，（傻笑），今宵真黑，比著營長的心

還黑！（轉身相林子，笑容驟斂），你瞧瞧這林子，什麼頑意兒，從古至今，有活人在這裏頭走過麼？（又一陣銅鼓聲，風吹入耳）勃郎郎！打你媽的一輩子的鼓罷！趙閣王沒那麼大工夫來理會你，（鼻子裏冷笑），爲了姓趙的一個人，出上隊伍啦，來二百，來三百，你們一營都來，還能跟我進林子啊！（指點）你瞧一顆樹，又是一顆樹，又是一顆樹，大大小小，亂七八糟的長著，辨不出東西南北，幾百個人，胡撞瞎碰，能不迷惑住麼？進去容易，出來可難了！這樣周圍十幾里的大林子呵，你們在裏面轉圓圈兒罷，轉上二十五年，別想活著出來啦！（一番盤算，真覺得無愁無恐，索性高枕石塊，睡在地上）。

（林中習習，索索有怪聲）。

趙大（翻身坐起，大喝），什麼東西！是誰！是誰！（跳起來，懷裏拉出手鎗，緊對黑處，我開鎗打

你，(林中卻無動靜)，什麼呢？沒有人許是個松鼠兒。(細尋樹根，見一鼠爬上樹杪)，可不是松鼠兒，混帳東西，你也會欺負我，(伸臂朝上將鎗掙了兩掙)，再敢嚇懾人，我要你的命！(倒放了心)，趙閻王的眼睛，夜看百步，講究在黑地裏打老鼠。

(把鎗仍想放在懷內，卻因一晚走動太多，那褂子皮帶，都纏在身上，不甚舒服，順手解了皮帶，重新扎括，那口袋裏一捲捲的鈔票，盡數挖了出來，攤在地上)沒經意，就拿了這麼許多！(胡亂點了數)，這一堆有三千塊錢。姓趙的快開開眼，也不枉著活了一世！(急急將鈔票藏入衣袋，餘下幾捲，取手巾包了，繫在腰裏)。明天到了林子那一邊，這些錢都是你的啦，快走罷！

(一剎那間，烏雲遮沒了星月。)

趙大 (自己害怕)，我的祖宗，怎麼這樣黑呀！也

不曉得道兒在那裏，(點頭，)那是自然哪！我要衝著北走，總能出得去的。(又尋入路，)可是真沒有路，一點路兒找不出來，我怎麼能知道是衝南是衝北呢！(想，)不錯，我聽誰說來著，這林子進去的地方，有顆樹削掉了皮，做的暗號，等我找找。(刮燃火柴，到樹邊上下照看，)不對！(換樹，點著枯枝細照，)這樹怎麼不見呢？別是我走錯了林子罷！(又換樹，忽然噉的一口，將火吹滅，)你瘋啦！趙閻王，你往常聰明巧妙，賽過狐狸，今天就這樣糊塗，漆黑的天，你叫個火照著自己，讓人家好覷見你，對你描準啊！(趕快將枯枝火柴，扔在地上，抓些泥土，掩滅餘火。)

(那夜色愈見沉黑，趙大蹲在那裏，便似一團黑影，面目已辨不出)。

趙大 (立起來，猛然身子退後，神色改變，兩眼逼視，駭極大叫)，你！你！你是幹什麼的！血！血！

血！一臉一腦袋都是血！

(細認愈駭)，營長！營長！你！你來來拿我呀！不行！不行！這一次不行！姓趙的不當你的差啦要走！非走不可！那怕我得扼死你！(自己一人，兩手亂舞，望空掙鬥了一回。)我真据不著你，(張開眼，爽然若失)，什麼都不見了，(歎口氣)，營長在營裏，剛被我打了一鎗，他影子也不能來啦！(喘著)，這是走得太累，走上火來啦，神虛心亂，見神見鬼的，其實不礙，沉住氣，一忽兒就好，(話未說完，又跳起來，)小馬，你亦來麼！憑什麼你要分我的好處，太以欺負人(望空撐拒，)滾開，滾開！(住手，)他亦去了，姓趙的外號叫閻王，真鬼都不怕，還怕假鬼麼！(乾笑了一回。)

(一陣風過，銅鼓聲格外響)。

趙大 鼓的聲音近了，(摸槍)，這枝槍百發百中，弟兄們還不知道麼！兩無冤仇，何苦當真追

趕！（狠心忽起，）你們真要翻臉，我有一個槍子兒，就要你們一條命，還有五個子兒哩，要五條命，你們五個來換我一個，姓趙的性命也沒賤賣！（對着那般追他的兵狂喝，）來呀！來呀！你們得先死五個，再想拿姓趙的，我走啦！你？你滾你媽的蛋去罷！

（硬着頭皮，走入林子去了。） 閉幕

第三幕

（寂寂深夜，慘慘微月，層層古木，一株株危然聳立，這已在林子中，遠處鼓聲隱約可聞，近處樹底有物，筆籊作響）。

趙大（躡着斷枝落葉，穿繞尋路，被樹根拌跌，爬起，倚樹喘息，）這裏比外頭真不一樣啊！（自己週身看過，）姓趙的是怎麼啦？道兒都不會好好的跑麼！（揉摸著膝蓋，）盡撞在樹上，摔在樁子上，衣服扎破，也傷了幾處，（望著樹歎

氣,)在這夜間黑地裏,林子是頂古怪啦,沒頭沒尾的,過了大樹,又是矮樹,走盡一段,又有一段,總不改樣子,總也走不完。咳!(坐下,)我要不歇會兒,可真不能往前走啦,(拍拍地,心裏愁煩,)沒地方可以找一點兒吃的!(樹根石底,忽然起了怪聲,好似七八個人,嗚嗚號哭,十分淒慘。)

趙大 (見有許多人,從樹後轉出來,仔細一認,連忙立起,笑逐開顏。啊呀!你們十幾位都來了嗎!(對着樹拱手,讓坐,)好呀!好呀!不錯!託福!(以下皆是與人對談,但實無一人,)怎麼說?二哥!(頓)想著回去啊!(頓)回老家,(頓)是呀!隔著千山萬水,遠著哩!(頓)家裏老太太惦記你哪!(頓)有啦!您出來有十幾年啦!早就該回去。(頓)嫂子整天的等著你!人心都是一樣啊!小媳婦兒,還有不盼當家的早早回來的麼!(頓)回不去!怎樣回不去?(頓)哦!受

了傷!(頓)打仗總免不了受傷呀!(頓)這一次打得真厲害,(頓)您瞧見我來著,可不是麼,我也在場!(頓)三天三夜!沒斷了槍砲!(頓)還下著大雨,(頓)後來您就挨了一槍,唉!(頓)您老等著,等著有人把您擡回棚裏,上點藥,給治好了,(頓)怎麼說!他們沒管你!(頓)二哥!他們把你活埋啦,(頓)您還沒死,他們就動手把你埋啦!(憤極立起),誰他媽不是一樣的人,下得了這種毒手,真的嗎!真的嗎!(頓)狼心狗肺,狠毒沒有人心的小王八旦!(咬牙,)別忙,總有報應的時候,雷打火燒,天誅地滅!(喊)你們屈死的,這樣不中用,就不會去討命麼!

(嗚嗚號哭,一時又起,聲音孤直,半晌始息)。
趙大 (面色驚慌) 二哥!……我……您怪我麼!
(氣餒),我倒是下手來着,(賴)可是將軍的命令,叫把受傷太重,差不多不中用的,都扔在

坑裏！（別轉頭去，似乎愧悔），你說的話，我全都記得啊！（追想前情，緩說，）當時您瞧著三十五十個人，同下一坑，別說棺材，連蘆蓆片兒都沒有！您掛著眼淚，跟我磕頭求告：說是您身上三處中槍，血流的太多，不知還能治得好治不好；多怕是活的分兒少，死的分兒多啦，可是嘴裏這口氣不斷，心裏總存著一點指望，也許可以治好，保留得這條老命；要我把您攔開一邊，且不埋在坑裏，祇瞧您自己的運氣，倘若不免一死，那怕露尸沙場，雨打風吹，狗拖狼咬，決不怨我；萬一遇救不死，挨回老家，一家子一輩子都念姓趙的活命之恩；咱們跟著一個主子當差，在一個營裏吃糧，要我念著往常的交情，高擡貴手，也不枉為朋友一場。二哥！姓趙的聽了你的話，心裏好不慘傷，實在不忍哪！（懇切申說，惟恐不信，）二哥！誰不知道將軍的軍法厲害，將軍命令，不論是誰，

不准私情；就是自家的弟兄們，傷重了，跟敵人一樣，都得快埋，姓趙的沒有法子呀！（兩手攔隔，側身躲避，）二哥！且慢動手，您聽我說，還不明白麼？就是治得好，您也不能穀再槓槍，再打仗啦，麻麻煩煩，把您救回來，也是白費錢；將軍算定了，你們是沒用啦，完啦，反正是一死，爽爽快快，早一點兒不好麼！二哥！您怨命罷，姓趙的是旁人呀！（著急，）你說我已經答應救你，爲的是瞧見了你身上帶著八十多塊鈔票，纔起了歹心，把你活埋，簡直是圖財害命呀！這是那兒的話！（老羞成怒，）滾開罷！不聽將軍的命令，來聽你的話，我自己的腦袋，都不要了麼！趙閻王走啦，你們敢那麼樣罷！（滿面殺氣，冷笑）趙閻王就是這個脾氣，翻臉不認得朋友！

（祇聽得遠遠近近，嗚嗚鬼哭，一陣斷頓不屬，若有無限怨怒。）

趙大 (盛怒,)住嘴!住嘴!叫你知道厲害!(對樹放鎗。)

(立時萬聲俱寂。)

趙大 (得意,傻笑。)一羣賤骨頭!這一槍把他們制住了,(定了一會,便覺神識清楚了許多,那鼓聲也近了,)咳!我耽擱些什麼,後面有人打著鼓追趕,放著路不走,糊裏糊塗的,在這裏瞎放鎗,糟塌槍子,(急速舉步,但看見樹,不免膽寒,)咳!怕的什麼!林子裏,那些都是樹木,還會有別的東西麼!(走入。)

民國十一年長辛店 (閉幕)

第四幕

(此時月亮從烏雲中透了出來,眼前境界,歷歷清楚。這段林子,卻不見有許多大樹,靠近有一幹兩幹,倒在地上,遠望一叢,皆是矮樹。)

趙大 (跌跌踉踉奔入,扶著一段橫木,便躺下來,

在地上呻喚，)哼!哼!(勉強坐起，)呢呢!我的脚啊，(兩手把脚搬近身旁，)穿著這個鞋，我可一步真走不了啦!(脫了半天，纔慢慢將兩隻棉鞋退下，)漲得這樣緊法，你瞧多麼腫呀!(伸直脚，)噯呀!(望林生歎，)怎麼還在林子裏?早就該出去啦!(耽心，)走了又走，像是過了不少個時辰啦!

(銅鼓聲似乎響些，)你聽呀!倒靛的銅鼓，又打起來了，(搖頭，)這聲音是近了點兒呢?還是遠啦!也聽不出來!

(又自己寬慰，)怕什麼，離著一大段路哩，那兒就能趕上麼!(身子往後一靠，略爲安閑，仰著頭看月亮，)好呀!月亮出來，可以找個道兒走，不會再瞎碰瞎撞，絆著跌著啦，(轉念，)這一夜怎麼這樣長啊，天總不肯亮，(四顧，)有了太陽，我纔知道那一面是東，那一面是北呀!(苦笑)，趙閻王本來在營裏，當著好好兒

的差，一下子竟弄得在荒林裏逃命！……（低頭不語。）

（一團鬼火，綠陰陰的從矮樹堆裏鑽出來，閃爍不定。）

趙大（摸袋，）錢！還好都在，（意足，）命裏該是我的，總是我的！（掏出錢，）要不是爲着你，（哽咽不能成聲，一會又說。）好了！可以享福尋樂了，拚著性命幹一回，算沒有白幹！（想起槍打營長的事，心裏惶恐，）記著點兒，這錢是怎樣得來的，也得行點好事纔好！（指一捲鈔票）先化幾百塊，換買一塊小小的麥田，自己的力氣，掙換出吃的穿的喝的來，良心無虧，從此安分守己，做一個好人罷！（又指一捲，）再化幾百塊錢，修蓋娘娘廟，掛個新匾，初一十五，燒香上供，有罪赦罪，有冤解冤，保著平安無事！（又指一捲，）這幾百塊錢，有親戚朋友，窮的，老的，或是天災人禍，逼得無法的，我一生

辛苦，樣樣嘗到，那能袖手旁觀。(又指一捲，)這幾百塊錢，修橋鋪路，夏天湯藥，冬天稀粥，也不枉了我姓趙的出門二十多年，今天發了財回來。

(祇聽得鐺郎郎的響，一團黑影，跟著那鬼火遊出來，近前一看，卻是一個人影，左手拿一隻碗，右手擲骰子。)

趙大 (擡頭看見，我說是誰？是王狗子呀，好久不見，我真念著你哩！他們還說您當了革命黨的好細，給大帥將軍槍斃啦，這見著你，我心裏喜得什麼似的，幹麼不說話呀！

(王狗子將碗放在地上，祇顧擲骰子，又做手勢，似乎邀趙大入局。)

趙大 (勃然大怒)我把你這個下賤不要臉的狗東西，當初姓趙的本是做了好人，當初，我省吃省穿，攢聚下來幾十兩餉錢，打算退伍回鄉，及早改行，是你王狗子，連騙帶哄，邀我跟你

耍錢，把我的錢都贏了去，我是無可如何，纔從新當兵，混一口飯吃，思前想後，就是你這個壞蛋，趕絡著我再向這下流裏走……走……走到今天！（抓著鈔票，朝王狗子掙了幾掙，卻立刻塞入懷裏，）今天姓趙的，又發了財，又打算回家行好，你王狗子，又起了欺騙歹心，又來邀我耍錢麼？（拔出槍來），狗子呀！我已經要過你一次命啦，你逼著我，非再要你的命不可麼！

（鑼郎郎骰子聲。）

趙大 去你的罷！（一槍打去，萬景都滅）。

民國五年春 （閉幕）

第五幕

（山勢至此，陡起成爲小岡，過岡子去，無數峯嵐，都密密蓋著樹木，那岡子上，卻是平坦坦光地，約有百十尺圍圓。）

趙大 (一路喊來,)好熱呀!好熱呀!好熱!(走到岡子上,四面一望,忽然四肢僵直,雙目緊閉,將身子左右旋轉,舉動木笨,是不由自主的樣子,少停張開眼向遠處瞭望,指手畫脚,說出許多話來,都是謔語,)煙!(指一處,)黑煙直往上冒,(往後退縮,)起了火啦!(再指,)好大火?不遠不遠,(側耳)什麼(句)哭(句)娘兒們的聲音!(句)好些娘兒們哭哩!(立在石頭上張望,吃驚,)啊呀!這麼許多姑娘媳婦們,四處亂跑,(咽了一口),兵老爺在後邊追著,(目不轉睛,)唷!……唷!……唷!……(哭聲,)一個年輕的姑娘,衝這頭跑,給他們抓住啦,(很心細看,)那不就是王三姐兒麼,剃頭王師父的妹子,(發急,)他們把她按倒在地,(句)三個,(句)三位兵老爺,都堆在她的身上了,(兩手掩著眼睛,)喔……喔……喔!……(銅鼓聲如雨點一般,打得甚急。)

趙大 (仍是昏迷不醒,) 不好了, 兵老爺來啦! 衝著我們的房子來啦! (搖手,) 不! 不! 這是我的家! 我不願意走呀! (乾笑,) 我這麼大年紀, 又老又醜, 還怕什麼, (催旁人,) 玉姐兒, 你! 你快跑! 快! 快跑呀! (吃驚,) 不行啦, 兵老爺都到了門口, 跑不出去啦! (着急,) 玉姐兒快藏起來, 藏起來, 藏起來! 你還是死了罷! (歎息,) 年輕的小閨女, 長得這樣美, (躑脚,) 快! 快……打窗戶裏跳出去! 那不是窗戶麼! (屏息而待,) 好了, 好了, (反而自慰,) 我的女孩兒, 總算保住了, ……她死啦。(掩面覷泣。)

(又一陣銅鼓聲。)

趙大 兵老爺, 你進來要什麼, ……開箱子幹麼, ……嗒們窮苦人家, 沒有值錢的東西, ……(厲聲,) 把皮襖給我留下! ……兵爺, 我不敢!(改口,) 你把這衣服留下賞我罷! ……祇有一件綢衣, 還是做新媳婦的時候, 我婆給我的, ……

…別弄髒，藏著給玉姐兒陪嫁哩，……別拿走！……聽老人家一句話罷！……六十多歲的人，說話決不會錯呀……走罷走罷！財主家裏去，可憐窮人，放過他們罷！……幹麼點火，……不是要放火！……天唵！……白煙往上直冒，一下子就穿頂了，……嗒們窮人，礙著你們什麼啦，這樣狠心毒手啊！……兵爺！沒有人，鋪底下沒有藏著人！……（陪笑，）我就有這麼一個小子，……他實在是駭壞啦，這孩子不會害人，……饒了他罷，……別打他，那槍把多麼重呀！……（發急，）別把槍尖兒指着他，這個式兒不好，……（跪下，）求求你，求求你，我跟諸位跪下啦！……有福有量的兵老爺，……還是殺我罷！……諸位別，……（大叫，）甯！……甯……甯！……我的孩子也死了！死了！死……（大笑，）……好熱呀！……（脫去衣服，）火愈燒愈大，也罷，……火神菩薩收了

老婆子去罷！我還要活著幹什麼！（擁身一跳，
倒在地上，亂喊亂滾。）

（又有一陣銅鼓聲。）

趙大（漸漸靜下來，躺着不動，忽的翻身坐起，自己莫明其妙。）我這是做些什麼呀！（看了一轉，）還在林子裏？（指脫下來的衣服，）咦，把衣服鈔票，滿地亂扔！（仍舊穿上。）

（又是一陣銅鼓聲，祇見狀似人形的黑物，一個一個現出來，接連有幾十個。）

趙大 你是誰！……都是燒死的冤鬼呀，……那不是三個年輕俏皮的姑娘，怎麼渾身黑的，眼睛鼻子都沒有，……還有老頭兒，……還有小小子，……（大駭往後退縮，）幾千個弟兄們放火的，怎麼單來找我一個人，（拔槍，）瞧我好欺負呀！

（連擊兩槍，萬景都寂。）

（閉幕）

民國前一年南京

第六幕

(仍在岡子上)。

趙大 (伏在地上求禱,) 老天爺! 救救俺罷! 我一輩子無惡不作, 早就該報應, 早就該死, 念我從沒有存心故意, 毒害他人, 老天爺! 我本不願意做壞事啊!

(銅鼓聲不絕於耳。)

趙大 (跪直伸訴,) 那次見男女老少, 在火裏滾跌叫喚, 我向弟兄求情, 他們說, 不放火不能搶劫, 做事得斬草除根, 我心裏不忍, 想回營不幹, 弟兄們把刀架在我頸上, 說同過河, 同下水, 發財在一塊兒, 倒霉也在一塊兒, 大家動手, 不許一個人單做好人, 先殺背羣的, 我沒有法子, 祇好依從, 到後來做溜了手, 纔胡作胡爲的呀!

(銅鼓聲。)

趙大（磕頭，）那狗子是我鄉親，流落在外，我拿錢替他治病，又代他找著差使，這東西恩將仇報，反而骰子裏灌鉛，詐騙了我的銀子，你想有一點血氣兒的人，誰還能甘心忍受，我纔蒙報他是革命黨，原爲叫他吃苦幾時，出口冤氣，誰知審出來真憑實據，他真是奸細，給營長槍斃了呢！營長升官，我心裏悔得了不得，五百兩賞銀，一文不要，老天爺！你也瞧見的呀！（磕頭，）我趙大不能算是頂壞，多一半是冤枉的，老天爺！可憐開恩罷！

（漸漸明朗，現出衙門，居中一官，翎頂袍褂，據案高坐，十數衙役，橫眉怒目，侍立兩側，筆架簽筒，夾棍竹板，色色齊備，便是前清時審判公堂。）

（一婦人朝上跪著，那官兒顛頭播腦，問了許多話，婦人祇是搖頭，官兒想了一想，和顏悅色，指著趙大又問，婦人仍是搖頭，官兒拍案

怒問，婦人祇顧搖頭，官兒無法，命差役將婦人帶過一邊。）

（又一老者跪上堂來，官兒照舊問了許多話，老者搖頭，官兒剴切開導，老者固執不從，仍是搖頭，官兒厲色，拔出一把簽，指指趙大，那老者叩了一個頭，跪著搖頭，官兒大怒，指揮左右，將老者上了夾棍，老者痛得昏絕了去。）

趙大（駭得手足無措，口裏祇叫，）老天爺！

（噴了一口冷冰，那老者漸漸醒轉；官兒指著趙大，又問，那老者回過頭，望了一眼，歎了口氣，很像不得已樣子，勉強點了點頭，官兒大喜。）

趙大 青天大老爺！冤枉阿！

（帶上那婦人來又問，婦人仍是搖頭，官兒大怒，擲下一簽，衙役等將婦人按住鞭背。）

趙大 阿呀！大老爺！

（那婦人被鞭得一絲兩氣，官兒指著趙大再

問，便連忙點頭稱是，官兒大喜。）

趙大 青天大老爺，冤枉啊！

（那衙役等，將著竹片夾棍，惡狠狠的望著他。）

趙大 （爬前跪下，叩頭求告，）青天大老爺！冤枉啊！（說了許多遍，官兒全未聽見，）老爺別把小的當做兇手，小的沒有殺人呀；老爺！他們是打昏了，瞎指胡說，小的是冤枉的呀！

（衙役將夾棍，扔在當地。）

趙大 老爺開恩！小的打不得啦！腿骨都夾碎啦，青天大老爺！

（衙役磨拳擦掌，即待動手。）

趙大 （擡頭問天，）天老爺！這叫做公道，這叫做講理麼！咱們沒錢沒勢的老百姓，遇著這羣（悲憤填胸，）豺狼，還想活命麼！（激烈，）可是姓趙的，不能容容易易就死了，我得先殺幾個人，（立誓）諸位神道老天爺，祇此一次，永

不再犯，我趙大往別處躲仇避禍，從此以後，要做一個好人，(拔出槍，指著官，)狗官聽著，現在是民國，有王法的，你還要冤枉我麼？
(一槍打去，萬景俱滅。)

光緒三十二年

(第二節完) (閉幕)

第三節

第七幕

(林中，趙閣王前遇活埋被害諸冤鬼處，鼓聲更近了。)

趙大 (筋倦力疲，步履艱難，)這可怎麼著！(跌倒在地，)五個槍子兒，都使完啦，天還不亮！(爬起想走，又跌在地，)給他們拿住罷，我真不在乎啦，(抱著頭哭，)我怎麼會有今天，當初…(坐起思量往事，無限悽傷，)嗒們也是本分人家，種田過活，老爹死^了下來，留下一所房子一

塊地，我養著老娘，對河鄰居劉家的小姑娘，叫小金子，（愛深難忘，提起名字，猶覺戀戀。）嚙們倆自小在一塊兒長大的，小金子說給我做了媳婦，指望不久過門，娘兒三個，有吃有穿，短不了和和睦睦，有幾天好日子。（長歎，）誰知那個年頭，來了一個鬼子，說嚙們拜祖宗敬神道，全不對，死了還得下地獄受罪，那鬼子盡教著村裏人吃洋教，說鬼子話，拜洋菩薩，他媽的又要蓋洋教堂，這可壞啦，我說俺自己個兒的地，怎不讓種呢，原來村裏的王老虎，欺著俺跟媽是孤寡，沒人幫助，把咱的地偷占著賣給鬼子啦，蓋上洋廟，大紅磚房，王老虎發了幾百吊錢的財，嚙們一個大錢沒見，鬼子勢力大着哩，那兒去講理啊，媽一急病死啦！我的小金子。她……也……死……了！……好鬼子！好鬼子！（抱頭又哭。）（樹後走出兩個人，一個深目黃鬚，胡服手杖，一個肥頭大

腹，寬袖長袍，那洋人虎視熊盼，四處指點，那洋奴脅肩諂笑，一路奉承。）

（那洋人戲取棍子，在趙大頭上，輕輕敲了兩下。）

趙大（跳起罵道，）什麼東西？

（洋人昂著頭，睜著眼，反而有氣。）

趙大（見是洋人，駭得慌了手脚，連忙跪下，）洋老爺，洋大人！別打！別打！洋大人！（叩頭。）

（洋人十分得意，慢慢行開。）

趙大 咳！嗒們都不是人！（爬起來，恨說）好厲害的鬼子，縣裏老爺都怕他，府裏老爺怕他，道裏老爺怕他，撫臺大人怕他，都怕他，北京皇帝萬歲爺也怕鬼子，好呀！（聲淚俱下，）窮人不怕他，別把嗒們窮人，太趕極了，總有一天反起來，拿鬼子一個個斬盡殺絕，報仇雪恨，（站在一塊石頭上，側目看看洋人洋奴，忽然一陣狂笑，眼紅聲酷，）我說是誰！原來是王老虎

啊！你害得我好，你害得我好，阿阿！也有走到趙閻王手裏來的時候，（狂笑，）今天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洋奴向洋人打恭作揖，那洋人便走前來護著他。）

趙大（正要抓住仇人，被洋人恃蠻攔阻，真是忍無可忍。）怎麼說？王老虎拜過洋菩薩，就可以白欺負人麼！

（洋奴在洋人背後，有揶揄之色。）

趙大（字字沉着，國人同痛。）鬼子！你聽我說！你到俺村裏來，甘言笑臉，說爲是行善救苦，嚙們老實心眼，受你哄騙，把你當做朋友，禮貌相待？那知你這個東西，口是心非，結交了壞人匪類，欺負良善，盡講究損人利己，胡行胡爲；你的勢力大啦，嚙們鬥不過你，今天你財也發啦，田地拿過去啦，什麼都是你的理，什麼都是你占便宜啦，嚙們呢，醜丟盡啦，不是

人，應該倒霉的啦，永世比不上你洋大人，連豬狗都不如啦！姓趙的有田有地，母子兩個，過的安安樂樂的日子，好鬼子，你攪得咱們家破人亡啊！你真把姓趙的，當做個不要臉怕死貪生沒有心肝的王八旦，不敢把鬼子怎麼樣麼！（一般怒氣，上冲斗牛，）我……我……我……（舉起手來，卻待行兇。）

（洋人霍的豎起那棍子。）

趙大（積威之下，到底不敢，十分委屈，祇好往肚裏咽，那隻舉起的手，慢慢縮回來）。有……什麼……法……子，……鬼子手裏有棍子！（無可如何，但怨毒愈甚。）

（洋人也有些擔心，提棍防着。）

趙大（不顧死活，跳起喝道，）沒有你們這羣毛子，姓趙的何至如此！還我那塊地，還我小金子，不殺你，死也不能甘心！（拔槍，三放不響，）槍！也欺負我！（擲槍在地，）老子不要啦，

你們有槍，老子不怕，老子有金鐘罩，鉛子打不進，給我一根木棍，給我一根木棍，（拾樹枝在手，）姓趙的一輩子不肯吃虧，殺大毛子，殺二毛子，殺三毛子，（將棍亂擊，萬景都滅。）

庚子

（閉幕）

第八幕

（林中，趙大遇見王狗子處，銅鼓聲更近了。）
（祇見密密層層，立着許多人，大半衣服破爛，狀如乞丐，幾個紅布纏頭，繡衣畫面，如戲上扮的二郎神，三太子，孫悟空，豬八戒，秦叔寶，武松，黃天霸等等，有的拿著槍刀，有的拿著鈹鍬擔扁！紅旗大書乾字，另有許多旗幟，寫的是“扶清滅洋”，“天神天將義和神團”，“殺大毛子，殺二毛子，殺三毛子”，“姜太公在此”，“月光老師在此”，等字。）

趙大（伏地誦咒，）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叩頭三十六，）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伏地不動，少時白沫滿口，躍起，指揮衆人，操棍舞跳，口裏叫喊，與銅鼓相應。）

（閉幕）

第九幕

（銅鼓聲打成一片，少刻住了。）

（小馬領著一隊，老李做嚮導，已追到趙大入林子處。）

（小馬同老李向內張望，衆人藏伏在樹背石後，持槍守待，如臨大敵。）

老李 就是這個林子！

小馬（很不高興，）好傢伙，足足走了三十多里地！（擦汗。）

老李（在地上尋看，得意說）打這兒進去的，準沒

錯兒。

小馬 (不信)由你說!

老李 (舉起枯枝,)樹枝兒,沒有人打火點着,自己會燒起來麼?

(衆人都回過來看。)

小馬 (無話可答,但心裏不願,)你可不能說他還在裏頭罷!

老李 (冷)跑不了!

小馬 他先到三個時辰。這早晚許在林子那一邊啦!

老李 (冷)說不定,不認得路。走不出去,瞎鑽瞎撞,就許在裏頭轉上一輩子的圈子。

小馬 真他媽當的倒霉差,大冬天,在被窩裏睡著還冷,到荒地裏來喝西北風麼!拿住趙大,追回賊來,明天是營裏弟兄,大夥兒都關餉,咱們就該白辛苦的!

老李 營長不說,拿不住趙大,這一個月欠餉,就

算沒了麼？

小馬 不是爲這幾兩銀子，我還不來哩！

老李 (冷)拿得住！

小馬 他早是高飛遠走了！

老李 (冷)在裏頭。

小馬 好罷！就算在裏頭罷！他在暗處，咱們在亮處，他拿着槍等着，誰不知道趙閻王是百發百中呀！

(老李語塞，衆人聽見，趕快將身伏下。)

老李 (冷)等著！等著！等著！太陽快出來啦！東面發亮啦！

(忽聽得林中有物作聲甚厲，衆人回身注視。)

小馬 (走進)，小心著！小心著！

(又聽得趙大在內，直着喉嚨，忘命狂喊。)

小馬 是他！是他！正是趙大，一個人舞著跳著，瘋瘋顛顛的，(大喜)手裏槍也沒有，舞著根樹枝兒。(將手一招，許多兵都跟著衝進去了。)

老李（跟到樹邊，忽反一個轉念，不走進去）原來如此啊！營長簡直都推在趙大身上，小馬這些昏蛋，也會信他，（暗笑）我不明白，趙大這一槍，怎麼單打不死他，腿上小小的傷，那會致命麼！

（林中槍聲連發。）

老李（默然，少頃長歎，）完了！這是你眼睛不認得人，對著惡虎兇狼，也要盡忠報國，纔有今天的下場！

小馬（走出來，）拿住了！拿住了！

（軍隊凱旋回來，幾個兵進趙大，放在亮處。）

老李（解開趙大的衣服，摸着胸口，搖搖頭，）咳！（隨手拾起一捲鈔票，）這麼許多錢，準有幾千塊。

小馬 來！交給我，我帶回去。

（老李一包包遞給他，衆人看了眼紅。）

老李（在趙大腰裏，摸著一包東西，似乎是幾捲鈔票，不覺詫異。）哦！（眉頭一縐，計上心來，連忙將趙大身體翻轉，脫去他上身軍褂。）還有！都在口袋裏，（對小馬，）你連這件褂子拿去罷！

小馬（接了褂子，高興，）老李！全靠是你！沒你，咱們怎麼也不會知道趙大走林子這條路，回到營裏，營長準肯開恩，這趙將功贖罪定了！

老李（聽了怫然，明知營長深刻，雖允放他做嚮導，但搶劫餉銀，本是他起意的，恐難免罪責，幸而他心裏已另有主意，便點了點頭，故意望著趙大歎氣道）也是咱們多年的朋友，三次在一塊兒出差打仗，他死得好慘呀！

小馬（似乎有些感動，）也是他運氣不好？

老李 諸位先走一步，（指趙大，）等我掘個坑，把趙大哥埋了。

（衆人慘然。）

老李 (感慨,)誰都許有這麼一天!

(衆人聽了,都不言語。)

小馬 走罷?營長還候著哩!

(領了衆人,打著鼓走了。)

老李 (不覺真生感觸),趙大哥!大哥!(悲痛)閻王爺,你也總算死得不含糊啦!弟兄們排著隊打著鼓的送你!(彎下去,代他整理衣服)營長待你好麼,營裏這麼些人,就是你心眼兒真實,就是你傻!(指點著數說一番,又是怪他,又是憐他,)你啊!你做好人心太壞,做壞人心太好,好人壞人,都做不到家,我瞧你東奔西走,到處惹禍,一輩子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含淚)今天還是老李來埋你!(頓)老李求你幫個忙,行不行,腰裏的鈔票洋錢,借給我做盤纏罷!(不忍動手,停了一刻,總將趙大腰裏繫着的手巾包解下來,取出鈔票,盡數放在自己懷裏,即將手巾包了趙大的頭)趙大哥你

死了沒鬼便罷！假如有靈，就保佑著我過林子
回老家罷！（拉著趙大，又回頭看看天光）天也
快亮啦！（走入林子去了。）

（閉幕）（完）

（此劇排演權由作者保留）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4828B

洪深戲曲集

實價三角五分

著作者 洪 深

發行者 張 鑫 山

經售者 各省大書局

